江漢集 八

墓誌銘

江漢集卷之十五目錄

墓誌銘

墓誌銘

輸忠貢誠翼謨修紀光國忠勤貞亮效節協策扈聖功臣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左贊成兼判義禁府事禮曹判書知經筵事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知春秋館成均館事海平府院君世子貳師文貞尹公墓誌銘 幷序

神宗皇帝二十年昭敬王出狩義州車駕次于東坡驛召文靖尹公斗壽文貞尹公根壽諭曰倭奴不庭涉大海蹂我疆土予西遷以圖匡復卿兄弟

無離左右公兄弟稽首流涕誓以死報於是文靖公以政事擢右議政自 行在至于 還都獨相 王室逐倭奴遂復疆土而文貞公以辭命擢大提學具奏咨乞師旅一歲中三赴廣寧六赴遼陽而聲名聞於天下歷說 皇朝諸將士得其懽心故 皇朝出師救之與慈母之拯赤子無以異也詩云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方 王室危亂之時公兄弟或先後焉或奔奏焉皆有大功而文貞宣力四方爲最多於乎盛矣公字子固善山人也曾祖繼丁官至掌苑署掌苑 贈吏曹判書祖希琳 贈議政府左贊成父

仕官至軍資監正　贈議政府領議政母玄氏貞敬
夫人以賢明聞議政公從文正公趙先生門生弟子
學朱子書公幼精敏能通百家游文純公李先生文
貞公曹先生門多所講問知朱子之爲正學而象山
陸氏之爲異端也二先生爲之驚服嘉靖三十有七
年擧文科權承文院副正字薦補承政院注書公自
陳年少不學乞去職退居讀書　明廟許之由奉常
寺主簿出監漣川縣四十一年遷弘文館副修撰初
文正公趙先生爲小人南袞所讒下獄賜死　榮靖
王追復官爵而幽枉猶未昭雪庠序索然不復聞絃

誦之聲公因夜對言光祖百世之師也道德純粹庶可與唐虞之治而孰知不測之讒萌於小人哉故至治未興於上而黨錮先成於下臣竊悲之 榮靖王愍其無罪而復其官甚盛德也然有司不贈上公不賜榮謚非 殿下所以崇德象賢之意也 明廟怒卽日貶監果川縣明年校檢承文院由兵刑二曹佐郎充御史檢災關右入弘文館爲副校理遷吏曹佐郎兼校書館校理漢學教授充書狀官朝 天子初王守仁宗陸氏以觝朱子使天下學者靡然歸良知之學 皇朝學士陸光祖尤好其說一朝叛朱子之

道尊信王氏之所爲書故　京師賢士大夫不入於
禪者幾希矣公慨然爲光祖言曰聖人之學本於性
釋氏之學本於心而王氏祖述釋氏此異端也學者
惡可叛朱子而歸異端乎光祖不從乃以爲古之所
謂聖人者能言其不傳之學爲天下師也　明有天
下二百年搢紳先生言道德者不可勝數而王氏獨
造精微乃能倡良知之學豈非所謂聖人者哉公益
憤切責光祖曰王氏之學以致良知爲宗旨其所謂
良知者只見其昭昭靈靈之體而已非孟子所謂仁
義之良知也然則王氏之所以自誤而誤人者不在

於致良知而在於所致之非良知也雖自以爲有功於孟氏而不自知其重得罪於聖人之門也朱夫子有言曰守虛靈之識而昧天理之眞借儒者之言而文老佛之辭者此之謂也因極論人心道心之分天理人欲之辨光祖無以爲答方是時良知之學行於天下　皇朝學士無不尊王氏之道而公反復以距之儒林相賀曰朱子之道不喪矣光祖亦謝曰子固豪傑之士也雖中國亦鮮有也及使還李文純公聞公所與光祖言者歎息不已隆慶元年公以吏曹正郞賜暇讀書入議政府爲檢詳遷拜舍人由司憲府

執義改副應教充御史檢災嶺南初金鎧最惡公等
十七人欲劾之廷中恟恟鄭公澈恚曰此金鎧謀陷
諸臣也卽求對言鎧奸邪安得不嫁禍　朝廷邪
昭敬曰鄭澈過矣鄭公進曰雷霆雖震臣言不可以
不盡因陳鎧姦邪之罪　昭敬大悟立黜鎧削其官
爵湖西饑公以司諫充御史往振之旣而復命擢典
翰遷直提學由司僕寺正入承政院爲同副承旨改
成均館大司成李文清公如　京師以公爲副明年
陞漢城府右尹出爲慶尚觀察使歲餘遷爲弘文館
副提學入司憲府爲大司憲出爲京畿觀察使初金

誠一嫉公甚發珍島守李銖米事以中之於是下銖
義禁府會珍島吏告銖船米置市人張世良所於是
又繫世良獄杖六百餘終不服金公繼輝言尹某
王朝賢士被 殿下知奬之恩竭忠志無大過惡而
誠一詆以受賕安知非宵人造言乎語甚切 昭敬
始知公寃狀 命釋李銖張世良承政院四啓固爭
昭敬怒免都承旨李山海等六人官視公如故明年
起拜江陵府使公以母老辭不赴未幾授開城府留
守秩滿由左尹出爲黃海觀察使又以母老辭不赴
由大司諫遷吏曹參判居母憂服除以工曹參判兼

都摠府副摠管充奏請使 國系進資憲大夫判
刑曹改禮曹兼藝文館提學賜輸忠貢誠翼謨修紀
光國功臣號封海平君初金孝元與青陽君沈義謙
不相合朋黨始分而飛語稍稍媒孽宋言愼巡撫湖
南至羅州謂奇孝曾曰 先王宮車晏駕沈黨意在
興寧君不在今 上孝曾以聞 昭敬疑義謙之附
興寧也心惡之不知其飛語之誣也公亦以義謙之
黨寖見疏不授銓衡加崇政爲議政府右賛成兼判
義禁府事鄭公澈安置江界坐削爵平秀吉叛從
車駕至平壤府承 命乞師廣寧鎭還報義州 行

在所起判工曹加輔國判中樞府事兼禮曹判書知
經筵事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知春秋館成
均館事兵部侍郎宋應昌受 天子命爲經略充接
伴使入遼東初給事中魏學曾爲光海君謀易王
位即建議請分割屬國之半易置 國王事下兵部
石公星以爲不可應昌乃出學曾議示公曰朝議如
此汝國何以自謀邪吾且力保然汝歸告汝國 王
善爲之謀公流涕歸自遼東以學曾議上于朝 昭
敬歎曰予久知必有此變今果然矣乃召大臣柳成
龍賜酒曰卿才學無愧昔賢而事予不能有爲矣成

龍慙懼不能對然發告學曾之議以折光海逆謀者公之力也進議政府左贊成二十五年秀吉復叛公陪 王妃在遂安聞 車駕將幸南方乃上劄乞執覊靮 昭敬許之賜忠勤貞亮効節協策扈 聖功臣之號是時 皇朝以王氏宜配孔子稱 王咨事下公卿公以爲王氏之學出於釋氏不可掩也烏得與七十弟子從祀仲尼邪夫釋氏明心見性與儒家盡心知性有相似者然釋氏有見於心無見於性今王氏明心之學入於釋氏而不自知也嘉靖之世太學士桂萼言王氏立異爲高觝朱子格物之說聚門

徒互相倡和請禁邪說以正人心苟非君子而猶能知距王氏然則王氏不可以從祀仲尼也明矣且王氏序古大學曰不務於誠意而徒以格物者謂之支不事於格物而徒以誠意者謂之虛不本於致知而徒以格物誠意者謂之妄於是去分章而復舊本其得罪於聖人之門何如也孟子曰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嗚呼王氏與楊墨無以異焉幾何其不爲禽獸也臣謂王氏不足以配食仲尼也乃

獻議沮其從祀　皇朝學士覽其議莫不竦動趙文
孝公曰先生今之孟子也三十四年入耆社議賜几
杖公固辭然後乃止後十年丙辰八月某甲以疾卒
于家享年八十訃　聞輟朝二日謚曰文貞某月某
日禮葬于長湍臨江之原公爲人端雅英粹能下士
子諒愛物大學士許公國奉詔至境上見公容貌語
人曰誠嘉士也性廉潔老而無宅爲文章本原經術
而一埽荒服之陋反之西京純如也學者稱月汀先
生所著文集若干卷藏于家夫人曰豐壤趙氏節度
使安國之女生男六人女一人男長曰晥掌樂院僉

正次曰晊加平郡守次曰晧次曰曘俱進士次曰曒
次曰曔女適尹誾性庶子曰杲爲學官庶女適呂祉
吉晥子一人曰應之晊子四人曰擇之尙之悅之宗
之晧子一人曰挻之方倭奴之陷平壤也公乞師九
渡遼水廣寧人觀公將幣皆歎曰尹大夫何其恭也
遼陽人觀公致命皆歎曰尹大夫何其勞也其後使
者入京師　中朝人問公安否豈非以忠貞之節感
動　中朝也哉余先大夫文貞公作號召檄數大臣
柳成龍罪流竄廢錮十餘年終不復爵公劄言廷彧
正直爲柳成龍所中傷放斥江湖病且篤朝夕將歿

而其寃尚未昭晰乞降 明旨復其爵 昭敬不許
然公必篤於朋友先大夫賴公一言未瞑目得白其
寃恩至深也公旣卒賢孫得觀爲其祖請銘于墓余
不忍辭乃爲之銘曰
天降文公昭我周行六經旣正百家攸程如何子靜
良知是究淵源不猶千里之謬彼王氏子又侮羣聖
率心內求不見其性公初講學發源斯尊祗服餘訓
如仰昆侖傳注之富能探其賾筆札之玅能得其畫
有斐陸君 中國之英曰聖人者其惟文成學士和
之胥倍先師公乃肅容以距詖辭餘姚之學不知性

命棄我誠明而歸慧淨武夷巖巖惟道之極邪說誣民孰辨其惑鴂舌之徒日增月滋譬彼洪水莫之治之吾雖末學曷不告誨辭氣益厲竦動海內人亦有言今之孟子我銘幽堂垂千萬祀

奮忠贊謨立紀靖社功臣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右議政兼領 經筵事監春秋館事新豐府院君 贈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兼領 經筵弘文館藝文館春秋館觀象監事 世子師文忠張公墓誌銘 并序

奮忠贊謨立紀靖社功臣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

府右議政兼領 經筵事監春秋館事新豐府院君
文忠張公葬于安山月巖之下公諱維字持國世稱
谿谷先生張氏出於回回國有舜龍者事蒙古爲宣
武將軍從齊國公主而來仕高麗官至門下贊成事
賜食邑于德水縣子孫遂爲德水人公曾大父任重
入 國朝爲掌隷院司議大父逸監木川縣父曰雲
翼判刑曹毋貞敬夫人密陽朴氏漢城府判尹崇元
之女也夢旭日入于懷中遂生公公幼温厚從文元
先生金公學儒術 昭敬王三十九年成進士光海
元年舉乙科權知承文副正字兼 世子侍講院說

書入藝文館爲檢閱遷承政院注書姦人申慄起誣
獄公妹恭人與其王舅承政院右承旨諱赫俱被逮
光海特命罷公職公乃屛居安山田里閉戶讀書爲
文辭是時光海叛 天子密敎元帥姜弘立金景瑞
降于奴兒錮宮門幽 王大妃奪 神宗皇帝所賜
誥命別置禁兵以守之放元子璣於江華納諸炭室
而烘殺之淫虐無道荒亂已極公遂與金文忠公瑬
洪文靖公瑞鳳李忠貞公厚源等受 大妃命廢光
海及 仁廟旣踐大位公復爲藝文檢閱陞典籍由
禮曹郎改吏曹 賜暇讀書入弘文館以御史廉察

湖南陞吏曹正郎加通政參知兵曹差備邊司副提調李适叛以司諫院大司諫從 乘輿遂陞嘉善賜奮忠贊謨立紀靖社功臣號封新豐君入司憲府爲大司憲由成均館大司成進吏曹參判改弘文館副提學天啓七年奴兒兵入平山府 仁廟出守江華城奴兒遣使劉海等請和親 仁廟坐榻上不動海勃然却立不肯前左右惶駭公進曰奴兒無禮請麾海出去輟座海請絕 大明天子公憤曰 皇朝之恩猶父母其可絕邪海以孔子稱管仲不死子糾誘脅百端公乃擧孔子所謂人無信不立者以折之

海復歸正約既定請　王涖盟議者引唐宗渭橋事
謂當許之公請　王無聽且就海爭之甚力　王竟
使大臣主焉後海每見中國人必稱　王朝甚得體
巡撫御史袁崇煥亦諜知之每問　王朝使者曰張
侍郎今爲何官無恙否奴兒既退使　王朝不書
大統年號公慨然曰和議之始凡奴兒欲使　王朝
絶　大明臣等雖死不可從一國臣民皆已知　聖
心堅定又何可先自沮畏以喪所守乎夫　天子表
正萬國必以年號爲之重今若差謬後雖悔必無及
矣　仁廟曰卿言是也遂特書　大明年號卒不改

崇禎元年公陞拜吏曹判書兼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知成均館事邊塞人有爲奴兒所俘者亡歸 本朝崔鳴吉內忌奴兒欲還之公上劄爭曰昔平原君一公子也身執於秦猶不肯出魏齊也況本朝以千乘之國爲奴兒棄我赤子而委之虎狼之口是可恐也孰不可恐也異日奴兒入邊境 殿下何面目發號施令使人民提戈執矛以抗奴兒乎嗚吉不聽先是 王朝請徙遼民兵部疑之 仁廟命公具奏言子之有身無一髮非父母之遺也旣因父母而有此身雖因父母而捐其身有不敢辭臣之於

君何以異於此哉自古中國御外藩羈縻而已 皇
朝之於臣國則不然自 太祖皇帝以來覆露之恩
同於侯服及倭奴之難社稷爲墟 神宗皇帝發天
下之兵傾府庫之財拯救而全安之五廟血食得不
墜者皆 神宗皇帝之力也夫 皇朝旣爲臣國續
垂亡之命而臣國不爲 皇朝盡其職則狗彘不食
其餘矣臣雖無狀亦嘗聞先臣之遺訓矣嗣位以來
至誠享 上不敢以形虞勢危自變其忠貞之節也
伏惟 陛下曲垂鑑諒使 日月昭明之光畢燭無
外 毅宗見其奏乃 下詔曰君臣大義皎若日星

王忠蓋朕所監臨明年諫臣羅萬甲言事忤 旨流
遠方公論救之 仁廟怒貶羅州牧居一年召判刑
曹改禮曹兼大提學都督黃龍鎭東江爲其麾下所
縛辱東江大亂公承 命乃爲檄書諭東江曰總鎭
黃公受 明命掛印建牙來鎭東江此實 皇朝之
總帥全鎭之司命也雖戎政失其宜士心不附自
皇朝議其得失可也其在部下惟當守將卒分義而
已矣今者偏裨倡寇亂敢行無道執縛拘囚奪其印
綬掠其財賄雖大盜何以加此項者總鎭以東江將
士乏食請易糧本國許發一萬七千石已令餉臣日

夜督運不謂總鎭遭肘腋不測之變當此之際如輸粟以餉亂衆是助逆而養姦也若 皇朝責以正義則本國何辭而對乎今部下數萬人衆必有忼慨而搤腕思爲總鎭報仇者苟能昭明大義縛元惡傳示本國使逆順㬥著遠邇則本國敢不敦好如舊乎不然則本國唯知遵 皇命而致 天討不恐與犯上之賊私相比周以亂 皇朝之綱紀也檄至將士皆震懼復龍之位還其印綬龍以聞 天子下詔奬其義九年奴兒圍南漢公從 幸聞母夫人卒于江華乃歸葬安山明年 仁廟命起復拜議政府右議政

公血泣上十八疏始 許收還又明年戊寅三月十
七日以疾卒于家享年五十有二方其卒時有晴虹
横亘屋上其光赤 仁廟震悼 賜吊祭輟朝三日
贈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兼領 經筵
弘文館藝文館春秋館觀象監事 世子師公爲人
英粹和平早從文元金先生博學明辨金先生嘗曰
持國見解雖古儒賢不能及也内行純茂事母夫人
盡其孝與弟紳友愛甚篤紳坐法死公終身自傷不
能保其弟也妹恭人嘗被縲絏公見之慘怛欲死然
光海放于江華諸功臣無不欣喜獨公自以舊史臣

送光海涕泣不已世稱公能不失赤子之心也公有
文集三十卷其文章典雅通暢嘗自謂神情雖近步
驟多違然本朝自韓山伯李文靖公始入中國學文
章至崔立之所著書奇崛峻偉可傳於後世而終不
如公之文平緩渾成也故金文簡公昌協嘗稱公叙
事簡繁得當無斧鑿瑕纇之累誠可爲東方大家也
公娶金氏議政府右議政文忠公尚容之女謙恭愼
畏以公貴封貞敬夫人生男一人女一人男曰善澂
官至禮曹判書謚正莊女曰 仁宣王妃孫男一人
曰楦官至郡守女二人長適議政府左議政李觀命

次適僉正金鎭瑞公少高明喜禪學其論中庸與朱子章句不同然文元每有所疑必與公往復辨解公論說如不經意而大義固昭晰也故文元輒舍已見而從之誠使公溺於異端則文元豈肯講問哉始光海時公之妹恭人被逮有孺子諱爾徵生纔四歲公愍其幼養于家賓客見之皆以謂此黃氏之孤也莫不流涕小子景源於恭人爲耳孫而諱爾徵玄孫也嘗得公家南華經愛公手澤未嘗一日釋卷也其後小子登文科爲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賤公之位閱公之書而悲之乃銘于墓銘曰

修辭之妙維以行遠或淪於俗不能雅健文醜字陋撲古多違或牽於法不能發揮事情濶疏與時相盭執此兩端孰去其蔽允矣張公命世之材結髮操毫名動八垓念昔歐陽爲宋文宗公承餘矩體裁雍容温然不厲渾然不窮步驟雖殊典刑則同其氣舒舒其光猗猗能得古道不失時宜 仁廟中興公尸文柄旣長館閣遂秉 國政赫赫 毅宗實我父母公尊 天子如拱北斗乃作奏辭以告 王心 毅宗獎諭曰朕鑑臨嗟余小子公妹之孫作此銘詩用志墓門

嘉善大夫行承政院都承旨兼　經筵參贊官
春秋館修撰官藝文館直提學尚瑞院正　贈
資憲大夫吏曹判書兼知　經筵事弘文館大
提學藝文館大提學知春秋館成均館事貞信

任公墓誌銘并序

任氏世家豐川府正德中牧使諱尹由丙科進階通
政牧黃州　贈吏曹判書牧使生諱國老事　宣廟
擢判吏曹爲時名卿　贈領議政吏曹生諱守正卒
官弘文館校理以孝聞　贈吏曹判書公諱有後字
孝伯校理第三子也生四歲居父懷中能誦詩及旣

長師事族兄叔英天啓四年擧生員進士年二十登
第權知承文院副正字是時瀋陽數萬騎入平山使
劉興祚來請和親風　王朝無助　大明公以爲自
古和親不亡人國者未之有也且敵國欲使　王朝
毋助　中國豈不悖哉乃草疏盛言和親不可許是
時司憲府大司憲鄭文簡公蘊弘文館校理尹文正
公煌亦爭之　仁廟大悟遂却興祚公自此名重
王朝崇禎元年選拜承政院注書兼春秋館記事官
初弟之後被狂疾與朴同起李宗忠謀爲不軌居未
幾乃上飛變以自脫叔父禮曹判書蒙正弘文館副

提學就正皆坐繫公亦被逮 仁廟下教特釋之公
爲書與之後絕遂屛居蔚珍山中閉門不出由成均
館典籍拜居昌縣監辭不就七年出爲居山道察訪
已而棄去九年出爲高山道察訪又棄去冬瀋陽騎
圍南漢公率僧兵三百人馳至原州聞圍解遂還鄉
里十年虜人脅林慶業入東江明年又脅李時英將
入錦州公上疏曰慶業詐爲檄文誘島中因而縱兵
使島中盡爲魚肉然慶業崇墉列戟富貴自若也異
日屬國何以解四海之惑邪往者國相使瀋陽請止
徵兵而虜人未有明言臣固知 殿下寧爲亡國之

主必不恐於是事也然民心疑懼不定豈可不蚤正
大義乎夫虜人之驕雖不可失而 皇恩固不可忘
也豺狼之怒雖可憂而 昊天日月之臨亦可畏也
匹夫絶交猶且有丁寧之言況三百年君臣之義豈
可無一介使臣之上 聞者邪臣以爲宜選使臣閱
道南海具奏羈縻事本末洞然無諱亟慶業之首請
命 皇朝 仁廟感動得妙香山僧獨步聘于 皇
朝後四年金文正公尙憲曹文忠公漢英亦論瀋陽
徵兵事虜人不悅執兩人幽于瀋陽而公獨免自禮
曹佐郎出爲慶尙道都事年四十九丁母淑人金氏

憂歠粥三年公自傷少孤未能服父喪母服旣除又
爲父歠粥三年調榮川永川郡守仁同府使皆不就
是時 孝廟好文學招延賢俊領中樞府事李文貞
公敬輿上劄言任某文學宜居侍從於是自成均館
司藝掌樂院正入司憲府爲掌令固辭不就由左通
禮出爲寧海府使坐事罷又二年由司䆃寺正出爲
江陵府使明年遷拜鍾城府使進階通政 顯廟卽
位召拜禮曹參議已而出爲潭陽府使又四年入承
政院爲同副承旨辭不就明年復拜同副承旨又辭
不就瀋陽譯者李日善張盖乘馬入 闕庭公上疏

言曰善一俘卒爾以口舌得備象胥與使臣固不同矣而敖然張盖乘馬敢入 闕庭今之辱甚於南漢然羣臣皆以謹事曰善爲上策承望風旨惟恐不及非所以尊 王之義也 顯廟褒納公平居喜讀周易嘗以爲君者陽也臣者陰也中國者陽也戎狄者陰也故其爲學尊君以正臣道尊中國以禦戎狄之侮自立朝以來所建明者皆出是道云明年出爲清風府使觀察使言公振民有惠政乃 下教進階嘉善又三年入爲工曹參判改兵曹是時吏曹選儒學擬成均館大司成公以儒學在選中有不悅者引公

弟之後前事亟論之弘文館副提學李敏廸應教李
柙等上劄言任某節行甚高不當以之後之事中傷
之也明年召拜承政院都承旨公疾篤嘗上疏曰臣
聞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今臣疾病且死敢爲 殿下
一言而死近者六鎭改兵制非石畫也寧古塔習於
飛礮者以百數十年之間馴養滋多旣長於弓弩之
技而又精於飛礮此所謂虎而翼者也一朝有急鳴
鏑所嚮驟如風雨朝發白頭山下而夕已至於六鎭
矣況厚春也春之地百里而近使虜騎變詐出沒則
六鎭老弱嬰城彼其勢不降則走而已矣此北邊防

守之策有所失也臣臨死言不知裁 顯廟嘉之明
年擢拜京畿觀察使坐事繫獄及旣釋由戶曹參判
出爲慶州府尹以明年癸丑十月十八日卒于官享
年七十三某月某日葬于廣州龜川之原 賜弔祭
賻恤其家後幾十年以公行義旌其閭 贈吏曹判
書公氣剛履行淸苦其事母必敬而愉與諸兄友順
慈和自之後陷於大惡雖引義而絶之然公終身內
隱痛每中夜惻怛涕泣慼不能保其一弟也善爲吏
廉簡愛民守鍾城時市旁州狼尾麝香以充貢獻而
未嘗勞其民也在蔚珍敎授諸生多所成就其後諸

生田九畹朱必大等或擧進士或及第皆公弟子也
及公卒蔚珍諸生爲建書院以祀之有萬休集四卷
藏于家公娶安東金氏三傑之女大司憲德龍之曾
孫也無子以公兄汝後仲子翊登爲後翊登生子二
人長道昌次道晋女六人長適李壽俊次適許采次
適姜再烈次適柳涓次適趙泰果次適南泰有公庶
子泰登早死庶女爲尹世興妾銘曰
靜然後能昭其微方然後能端其義潔然後能全其
守直然後能守其志嗚呼任公四德旣成惟其獨立
君子之貞

折衝將軍忠淸道兵馬節度使 贈崇祿大夫議政府左贊成兼判義禁府事武愍黃公墓誌銘 幷序

故忠淸道節度使崇祿大夫判中樞府事長水黃公有玄孫曰進字明甫 昭敬王二十五年以忠淸道節度使能繼其祖將三軍秀吉之亂守晋州力戰死之謚曰武愍夫晋州非湖西之地也武愍非嶺南之帥也而戰死嶺南之地者何哉盖晋州矗石之城爲湖西咽喉之地秀吉先令圍晋州者將以入湖西之地也使公徒守湖西地而不守矗石之城則嶺南七

十二州必將陷矣雖欲保湖西之地其可得乎然則
公之所以守晉州者爲湖西也其力戰死於飛丸亦
壯矣嗚呼惜哉公少擧武科出身補宣傳官丁母憂
廬墓三年服旣闋出爲察訪居山道坐事罷從征北
方斬首多以功遷爲安原堡權管久之復爲宣傳官
始秀吉使玄蘇等來獻孔雀求和親 本朝執政之
臣建議許之乃遣使者黃允吉金誠一等浮海而行
公從焉倭奴威脅諸使者無所不至諸使者恐懼不
已獨公從容不少慴倭奴射侯誇其能令諸使者來
觀之侯相去僅五十步公設的發無不中倭奴驚相

顧失色諸使者無不嗟歎有水烏一泛于海一升于天公發矢輒皆中之及將還貫二劒語人曰秀吉朝夕必渡海當以此劒擊斬矣初執政主和親遣使者報于秀吉而秀吉見使者時禮殊薄誠一大懟曰他日復命之時若直陳秀吉叛謀上聞 王朝則執政必以主和親得罪矣故牢諱秀吉叛謀而言於廷中曰秀吉實不謀叛 王朝深信其言而遂罷戎馬之備公憂之草疏將上其疏曰秀吉遣使求和親者欲假道而入遼陽也今執政許遣使者與秀吉約爲和親然誠一執政之黨也爲執政欺蔽 殿下遂以爲

秀吉假道非欲叛 中朝天子也實求和親也夫秀
吉一狂虜也弑其國主源義藤遂自立爲大將軍又
欲叛 中朝天子此所謂亂臣賊子也人得而誅之
可矣然執政始爲秀吉諱其叛而誠一又爲執政欺
殿下春秋之法討有罪先治黨與願 殿下斬誠一
之頭以明春秋之法疏成宗族苦止之終不果上以
光國原從功臣加宣略入濟用監爲主簿已而監同
福縣縣有驫馬能馳騁高山峻嶺公知其可臨戰陣
立買之養於縣廐每擐甲上挾仙樓以試其騎射之
藝明年夏倭奴淸正寇釜山直犯漢上公從湖南觀

察使李洸率師至水原伏兵沙橋左營將尹公安性見公軍不亡一鏃歎曰黃某眞將軍也倭奴留屯鎭安縣公與諸將守熊峙路遇倭奴卽射殺先鋒名將倭奴遂退以功拜訓鍊院判官其後倭僧和安師謂本朝迎慰使曰貴國兵能取勝者凡三處而熊峙大戰爲首黃家軍最可畏也已而倭奴犯全州公遂疾馳大破倭奴於安德院射中其酋而殪之自是倭奴不敢犯全州界矣居十日公守梨峴與麾下孔時億等誓死生晝夜警守觀察使令公直入倭奴軍探其形止公方梳承令將發夜將半聞馬蹄聲自錦山漸

近全州知倭奴已至境上卽擐甲督時億等迎擊之
中礮傷重而發矢終日不絕倭奴遁莫之敢戰公奮
擊盡殲無遺會飛丸中公之額公卽日還同福縣以
戰功入訓鍊院爲副正出守益山兼助防將節度使
宣居怡軍水原府禿城山公從之至于漢城與倭奴
戰于沙平爲所圍三日不還公匹馬潰圍而出倭奴
望見令其兵曰黃將軍宜生得之無放丸但圍其壁
倭奴以是不放丸公遂躍馬舞長劒斬倭奴首數十
級觀者股慄明年三月公以功授忠淸道節度使鎭
于安城以拒之倭奴按兵不敢犯偃旗而歸公率師

追至尙州與倭奴戰于赤巖大破之湖南始定其六月公入晉州文烈公金千鎰兵凡三百忠毅公崔慶會兵凡五百孝烈公高從厚兵凡四百忠毅公張潤兵凡三百相繼而至公亦以精兵七百同日來會軍中推公爲大將而潤爲副時倭奴百餘騎出沒於東北山上明日又出五百騎陣于北山已而羣酋又繼至分爲二隊其一隊屯于山阿其一隊屯于路衢公交戰斬首甚多倭奴懼棄甲而走戌時復進大戰良久至亥時然後始退子時復進終宵戰寅時乃退潤以爲城南矗石地最嶮倭奴軍必不敢犯惟西北可

以鑿濠也公從其言輒浚渠而爲之潰儲水其中倭奴鑿之爲大路明日清正又大戰聲震天地公乃令弓弩之士亂射之矢下如雨已而倭奴數萬人至東門外築土室俯視城中公立脫玄胄錦袍負土石對築高丘城中人感激流涕以助之一夜而成於是將士放飛礮破其土室明日清正作大匱以牛馬皮裹其上各自負戴以攻城公令將士下大石而搗之倭奴遂退卽以書投于城中曰 明兵今已來降汝敢守三里之城而欲拒百萬之師乎公乃爲書以答之曰一國忠志之士竭力而固守者唯知戰死而已矣

況　明天子命大將軍李如松率五萬軍破爾兵於牡丹峰下者乎倭奴大怒築五阜結竹爲柵以臨之已而又作四輪車令數十人被金甲牽車而進以鐵錐鑿城四面城中人束火灌油而投之倭奴燒死夜淸正潛師鑿城城中人皆殊死戰倭奴死者以萬數公方臨戰有倭奴潛伏城下以擲丸橫中木版公左額亦爲飛丸所中遂卒萬曆二十有一年癸巳六月二十有八日也享年四十有四明日城陷軍民死者六萬人千鎰慶會從厚亦投矗石樓下而死公家人尋公之屍以其年七月十日歸葬南原楓山之原

昭敬王賜祭旌閭　贈崇祿大夫議政府左賛成兼
判義禁府事復其家録用子孫建旌忠彰烈二祠與
千鎰慶會並享之初忠翼公郭再祐爲公言曰公湖
西節度使也且無　君命雖不入晉州可也公謝曰
進守晉州無以異於守湖西也況與人約以共守豈
可臨難而背其約乎忠翼公爲之太息因酌酒與公
而訣公爲人嚴重魁偉鬚髯若神事父母能致其孝
與其兄篤於友愛兄蒙難下全州獄公自同福徒步
夜行三百里未明而至見觀察使解其難又愛人勇
於急難雖裘馬有所不惜公旣卒其所乘馬過公墓

悲嘶躑躅良久而去人皆異之初秀吉兵入釜山
昭敬王命金吾郎逮誠一將誅之於是執政力救之
薦爲慶尚左道觀察使嗚呼人臣欺君其罪當死而
誠一上欺 王朝乃反受觀察之命往禦之然倭奴
踰嶺長驅入 王都 宗廟爲墟 二陵灰燼是誰
之罪也使公疏登聞 王朝則誠一雖不可得而誅
之然 昭敬王必修武備而不出居於義州之城矣
有如秀吉得公之疏而讀之則豈不知 王朝之有
人乎黃氏出於侍中瓊子孫遂爲長水人 莊憲王
時翼成公諱喜擢議政府領議政與文敬公許稠配

享　廟庭有三子長曰致身卽崇祿判中樞府事公之高祖也曾祖諱事孝司憲府大司憲謚曰良靖祖諱塏　贈工曹參議父諱允恭　贈議政府左議政母　贈貞敬夫人房氏義盈庫奉事應星之女也公夫人晋州蘇氏有婦德後公三十三年卒附于公墓子三人長廷稷判官次廷說縣令縣令之孫燁中等以尤菴宋文正公時烈之狀屬景源銘公之墓景源於公爲族孫義不敢辭遂爲之銘其銘曰

黄於　王家世篤忠貞自我翼成惟德之閎至于孝孫良靖嗣興公承厥緒禦侮是能勇則超乘氣則盖

世蠻奴構兵覘國疲敝蹲海萬里錦帆如雲先屠萊府遂犯晉軍矗石嵯峩萁圍三匝公臨白刃飛礮交集乃浚長渠以儲壕水羣醜決之俾通車軌公築高陵而破土室雕題相望莫不震慄有梯十丈上設板屋公亦出奇悉逐卉服有車四輪中置木櫃公又東草延燒兵器孰知流丸中公之額三軍號哭巖谷崩坼楓山之原衣履所藏博士作銘以識幽堂

明總兵官朝鮮國輔國崇祿大夫三道水軍統制使兼慶尚右道水軍節度使忠毅鄭公墓誌銘 并序

天啓二年二月甲午有 明禦倭總兵官朝鮮國輔
國崇祿大夫三道水軍統制使兼慶尚右道水軍節
度使鄭公卒于軍四月戊辰葬尚州沙伐之原公諱
起龍字景雲昆陽人也曾祖哲碩 贈嘉善大夫戶
曹參判兼同知義禁府事祖義傑 贈資憲大夫戶
曹判書兼知義禁府事父浩 贈崇祿大夫議政府
左贊成兼判義禁府事公初諱茂壽 神宗皇帝十
四年中武科第 昭敬王夢神龍起自鐘樓飛昇于
天乃遣內臣往視之會公獨至鐘樓下倚柱而立內
臣還報即召入見其容貌大異之遂 賜今名補展

力副尉訓鍊院奉事二十年平秀吉叛從防禦使趙公儆率師往討儆踰嶺聞倭奴兵已薄嶺下乃以公爲前鋒將至牛旨倭奴前鋒五百人屯于新倉公單騎馳入陳中擊殺倭奴百餘人倭奴披靡皆遁去有酋四人持利劒伏叢薄中公旣行劒及其背卽抽矢射殺三人其一人棄劒而走公由是名聞國中倭奴兵屯瀅水橋儆留軍不敢與戰公獨與壯士八人復踰牛旨破倭奴於三峰山下夜倭奴謀襲公軍公不動天明躍馬超高墻倭奴合兵以圍之公復躍馬潰其圍斬倭奴首懸于馬鞍至山上已而倭奴躡公後

圍之數重公乃折椽木爲椎搏擊之倭奴顱骨皆破碎死者甚衆公旣潰圍倭奴悉兵又追之公乃擲椎引弓背射殺倭奴不可勝數倭奴遂遁夏五月儆以其衆退屯金山秋豐驛倭奴潛師亟攻之公率精兵先登力戰斬倭奴五十餘級戰方酣倭奴執儆欲殺之公卽拔劒入中堅大呼倭奴無殺我賢防禦使倭奴怒遂搤儆吭將下刃公已躍馬斬倭奴奪儆而歸倭奴望見莫敢犯是時公母金夫人在智異山公辭儆入智異山金夫人爲公語曰　王室危急汝趣行不可濡滯公涕泣受命以行至昆陽昆陽太守李光

岳將赴晉州卽差公爲守城將令保昆陽招諭使金誠一召至晉州又差公爲游兵將尚州判官權公吉戰歿北川及誠一爲觀察使卽日啓公攝判官保金烏山是時倭奴陷尚州或據山陽或據中牟或據化寧殺掠人民文莊公鄭經世與州人金光斗康應哲等率鄉兵疾戰敗績牧使金澥提其民入龍華洞倭奴間行將屠之公至谷口見倭奴已被山矣然地險不可馳擊乃爲優人卽馬上劃然長嘯或立或卧或隱或見倭奴相顧稱其能欲生得之追公甚急公偃旗且奔且止誘倭奴出於平原然後建旗疾擊之倭

奴大敗走州下僵屍縱横七十里州人老弱皆得全無一傷者未幾倭奴自中牟趍化寧公設石車以待之倭奴既至石乃發死傷甚多公乘勝斬三百級倭奴猶據州城中一月不出公發州民四百人屯于西亭約以東火攻倭奴三門置將惟東門不陳一兵選壯士伏于城東栗林中夜半吹角以爲號西百人同時燃火自西亭入倭奴營焚其廬舍倭奴驚奔走避火果從東門遁山中栗林伏兵逆擊之斬四百級遂復尚州十二月與倡義軍擊倭奴於唐橋下斬二百級倭奴退屯大乘山公又追擊大破之令壯士李希

春等數十人分守險阻遇倭奴輒狙擊之斬一千級
已而又斬一千級倭奴相戒不敢近明年五月授中
訓大夫軍資監副正陞實判官秋　皇朝游擊將軍
吳惟忠駐師尙州公攝牧使十一月陞實牧使兼敢
死軍大將又明年加通政大夫兼討捕使二十五年
夏六月秀吉復叛李文忠公元翼體察南方至尙州
與都元帥權忠莊公慄防禦使郭忠翼公再祐議却
賊之策各擧大將衆皆曰非鄭某不可會　皇朝游
擊將軍茅國器見公容貌謂元翼曰鄭某有戰勝相
元翼喜下令趣召是時星州牧使李守一與公城守

金烏山公欲赴召而守一終不開門以送之元翼歎
曰鄭某不至則 社稷其將危矣卽策馬躬自迎之
公感激以死自誓遂趣行至泰馬原與元翼遇於道
中公下馬元翼望見亦下馬班草而坐與之論禦倭
之事公爲陳方略甚悉元翼於是授大將以二十八
州兵馬付公曰明日願見捷書公對曰謹當如公之
令卽日進軍綠櫝田遣斥候將李希春等夜擊倭奴
於竹田中斬一百級是時倭奴屯赤林臨龍潭水而
公軍在於水西與倭奴隔水相對進退不便公欲使
三軍渡水然後乃擊之預遣安東稜挺軍伏於藪中

公先登與倭奴戰佯敗走至理同嶺倭奴悉衆而追之公乃反旗殊死戰有一將軍朱衣白馬立旗前驚勇善戰倭奴遂推爲元帥至平原立拔長劒迴閃之飄飖直前與公交鋒不二合公自馬上生擒朱衣白馬者挾于掖下而馳騁之朱衣倒垂而白馬猶在後也其手中雖有長劒莫能用倭奴大敗公於是遂縛朱衣白馬者懸於旗上倭奴望見皆震慴莫敢逆戰公縱兵奮躍而進頃之安東稜挺軍出於藪中左右夾擊斬一萬二千餘級倭奴中矢死傷者又過半矣及戰罷三軍所斬倭奴首積平原中如夏屋者且五

六不能盡輸唯割左耳而載者又數四馬公旣獻馘于元翼又俘朱衣白馬者以獻之元翼拊髀曰鄭某百戰百勝眞名將也茅游擊善相人矣是時晉州節度使金應瑞兵敗坐黜元翼啓公攝行節度使事鎭星州倭奴淸正聞公生擒朱衣白馬者望風而遁自嶺以西五百里奄然復定公之功也初元翼躬自迎公也諸從事內懷不悅及公旣至泰馬原遇諸從事不爲禮諸從事恚見元翼而訴之元翼曰公等無嗔禦賊行師烏可責其小禮乎後三日公上捷書諸從事無不慙服九月 特授左道兵馬節度使趣 命

視師是時 皇朝大將軍麻公貴與都御史楊公鎬擊清正於嶺南十一月公率精兵赴慶州中國將士從征者十四萬人見公治軍極簡易傷者撫之病者摩之謂公麾下曰中國將士若得公爲大將軍孰不爲公死戰也十二月公至慶州從大將軍當右營清正直犯大將軍公引所部兵三千先登力戰大破之斬八百級清正懼棄城夜遁公追擊至富平驛又破之遂復慶州居未幾大將軍貴至蔚山距清正營六十里公引輕騎與游擊將軍擺賽爲先鋒遇倭奴力戰破之斬四百五十餘級遂圍島山清正晝夜堅城

守大將軍貴心憂之乃令茅國器爲先鋒公又從征斬六百六十餘級明年春大將軍貴還慶州獨公力戰猶不反清正出城悉引兵圍公四匝公拔劒大呼清正孰敢與起龍交鋒乎即躍馬潰圍而出清正望之戒其衆曰此豈非敢死軍耶爾無輕犯由是倭奴皆震慴不敢追之初 皇朝總兵李梲率麾下軍擊倭奴于沙斤驛公從征斬二百級已而總兵中丸死麾下軍七百餘人請大將軍叩頭言曰梲已死願屬鄭某以禦倭大將軍具奏以 聞公於是名動天下詔以公爲總兵官 制曰禦倭總兵官李梲戰死麾

下軍願屬鄭某其命某領梲之軍中國人相與嗟歎曰鄭某拔自外國受 帝命爲總兵官此前世之所未有也公旣受 詔大將軍貴爲公賀曰倭奴蠶食屬國總兵官獎率三軍捍國難勇敢有謀使屬國文武諸臣皆如總兵則倭奴固不足平也爲致禮幣及弓矢以示優禮都御史鎬亦爲公賀曰總兵忠勇可嘉爲致花幣以示鎬獎勸之意九月公從大將軍董一元至星州固請進兵大將軍感公之誠令諸將趣之晉州公先登雞鳴渡江未明直趣望晉峰擊石曼子大破之遂復晉州倭奴平辭節度使還田里二十

九年陞嘉善由金海密陽二府守淸道郡兼防禦使遷拜左道節度使改全羅道節度使四十五年薦授三道統制使以疾卒享年六十一公爲人魁偉威猛善騎射身長七尺目炯炯夜見毫毛聲若洪鐘每長嘯能聞十里自少時慷慨從軍凡七年身冐矢石百餘戰未嘗敗北嘗與淸正戰于島山有飛丸穿其頭髻而膚體一無所傷人皆驚喜以爲神所殺倭奴以萬數倭奴至今畏其威小兒啼輒呼公名以止之公初配　贈貞敬夫人晉州姜氏某官世弼之女晉州陷破指出血書其衫以遺于公遂投江而死無子公

繼配貞敬夫人醴泉權氏弘啓之女生子四人女二人子長曰翼麟出身次曰得麟亦出身次曰德麟次曰時麟女長適生員金是梲次適朴彦栴公事母以至孝聞兄仁龍有子祥麟幼而孤秀吉之亂爲所俘公入千金竟贖之初大將軍戰于竹島八將軍環島而陳平行長冐死直衝八將軍敗還晉州獨公將士無一人死傷者大將軍歎曰李梲麾下七百人能得其帥矣至今 上時謚曰忠毅銘曰

赫赫忠毅 天子干城旣智且勇又威而明島夷初叛公從軍旅平原躍馬奪我防禦使相親逆公遇草

萊中丘反旗腋彼渠魁維時 大邦亦服德音矯矯六師莫不歸心哀玆李公死于沙驛乞屬麾下其軍七百乃降 璽書獎公之忠曰汝起龍驤征有功都督揚之經理擧之匪朕私之而衆所推爰授總兵俾訖天誅公拜受 命遂平倭奴 制誥在函榮踰鐵券禮幣在篚光動戎陣畀此統鎭豈酬驅馳焯于幽宮惟有銘詩

弘文館校理承議郞知製 敎兼 經筵侍讀官春秋館記注官周公墓誌銘 并序

陜川郡東江之陽有亭曰浩然故弘文館校理周公

講論之所也公以儒者仕　王朝爲名學士而一日棄官以歸其所居松壇竹塢杏渚釣磯揖仙之臺聽琴之榭至今猶存故學者每過其下彷徨太息而不能去云公諱怡字士安尚州人也五世祖瑜王氏時始擧進士及國亡屛居不仕曾祖長孫　贈兵曹參議祖文佐成均生員游海平金孟性門知名於世父世龜　贈副司果母曰崔氏貞烈公潤德之女也公幼精敏彊學明辨從叔父副提學世鵬曰吾家底柱也嘉靖二十五年擧丙科由承文院副正字遷成均館典籍歷淸洪道都事兼春秋館記注官薦入吏曹

爲佐郎三十年充書狀官朝 京師 世宗皇帝出
盆松 詔公賦詩是時 皇朝士大夫言事得罪者
甚衆公所爲詩稱孤松直不見容以諷之 天子感
動其後使者至 京師 天子必問直不容先生無
恙否於是 皇朝諸學士皆稱公爲直不容先生故
直不容先生之名聞於天下及歸出監禮安縣歲餘
棄去歸老於東江之陽 王朝徵拜弘文館校理終
不就 明廟之際副學公閒居丘園與退溪李先生
滉月川趙先生穆修明道德而公日從二先生講論
仁義之學力行不怠副學公爲之驚服二先生亦未

嘗不稱公之賢也四十三年甲子七月十六日以病
卒于家享年五十某月某日葬于郡東命崑原公爲
人純信端厚事父母能盡其孝母疾革嘗禱于天請
以身代其居憂廬墓三年與人處誠心藹然故鄕里
無不慕重其配曰宜人星山李氏察訪希男之女某
年某月某日卒附于公墓公無子以從兄某子嗣宗
爲後 贈僉正女二人長適申景軫次適李天慶僉
正有子五人曰慶胤武擧出身曰吉胤曰賀胤營將
曰喜胤敎授曰貴胤直長女一人適李弘皀庶子祉
胤亦武擧始 明廟時公年未老而退居江湖之間

絃歌俯仰以自娛徵之不起豈公詩所謂直不容者邪銘曰

余嘗悲孤松之拳曲兮不得上戾于星辰根茂骫而相繚兮枝擁腫而不俾公之志亦類乎是兮內懷諒直而莫能申方獻詩於 天子之宮兮海內知其忠純哀此邦之難容兮遂翳蔵於江之濵有崔其阿兮有幽其澏嗚呼公之休聲兮尚永詒於後人

權知承文院副正字奉直郎 贈通訓大夫司諫院司諫兼春秋館編修官黃公墓誌銘 幷序

公諱奭字存畏其先長水人也六世祖議政府領議

政諱喜事　莊憲王爲賢相配享　莊憲廟庭謚曰
翼成曾祖諱起峻造紙署別提　贈議政府左贊成
祖諱悅掌樂正　贈領議政掌樂正有二子長曰廷
式吏曹參議　贈吏曹參判次曰廷彧兵曹判書兼
大提學策光國一等功臣封長溪君　贈領議政謚
曰文貞參議無子公以文貞第二子出爲參議后萬
曆二十年平秀吉叛文貞公從　王子珒入北方至
會寧府爲倭奴淸正所俘公伯氏戶曹參議諱赫與
公就虜授以刀使相刺宍公將刺手不能擧因泫然
泣下數行守者於是奪其刀縛之益堅明年淸正踰

鳥嶺以公父子至密陽蒙 神宗皇帝詔諭秀吉乃得歸會參議公卒于平壤公中道奔喪及服除舉生員至光海時舉丙科隸成均館爲學諭已而改承文正字明年四月公伯氏與其孫死於獄中公亦被逮減死安置鍾城府久之量移興陽縣天啓元年六月十四日卒于興陽享年五十三某年某月某日葬于坡州長水山金蠅之原 仁廟靖社 贈通訓大夫司諫院司諫兼春秋館編修官配 贈淑人驪州李氏判官諱緇女吏曹參判審之後也生子一人曰坤載進士有文章早卒 贈承政院左承旨女二人長

適李性恒司憲府執義次適金益烈承旨生子一人
曰褱全州判官　贈吏曹參判參判有子三人女三
人子長曰爾中次曰爾明進士蔭仕至府使次曰爾
章禮曹參判女長適李義著次適金尚鉉知事次適
任弘望知事公少簡嚴承旨公以至行聞而有過不
少假借或待罪寢門之外怒止而後始歸次家法之
嚴類如此公父子工於文章崔立之年長於公而相
得遂爲知己與李安訥友善自公兄弟遭禍釁世皆
踈之獨安訥不廢問訊往往賦詩投棘中也公旣卒
之幾年幽寃雖伸而德美不顯於世五世孫正郎處

誥錄公之行屬余爲誌惟文貞公當 昭敬極盛之時執文柄功名盖世而公兄弟以文貞之子登高科翺翔於 朝然家覆兄歿桎梏弟流嶺海豈不悲哉正郎能集公事於百年之後求銘于墓可謂孝矣銘曰

榆山嵯峩兮碧浦瀰瀰招公之魂兮我心孔悲猘彼倭奴兮爲虎爲貔執公兄弟兮猶不殲之如何憸人兮阽公于危幽之犴獄兮木索纍纍自彼朔方遷于南垂橘林蒼蒼山鬼與隨鴻鴈北歸兮靡不羽儀公胡不返兮網羅于罹惟原窈深兮魂其來斯兄孫永

傷兮作此銘詩

徵士故朝散大夫氷庫別坐蔡公墓誌銘 并序

公諱得沂字詠而姓蔡氏仁川人也高祖諱壽官至禮曹叅判兼弘文館提學謚曰襄靖曾祖諱紹權官至刑曹判書祖諱無已官至軍資監正父諱有終官至直長母曰固城李氏牧使龜壽女也公少好學有高節崇禎中屛居尙州無知山不應貢擧 王朝徵授氷庫別坐辭不就初 孝廟爲大君時與 昭顯世子質于瀋陽 王朝求忠信之士令往護之公以白衣在選中 仁廟下教敦召之又辭不起由是坐

配報恩縣三年始釋觀察使趣公北行公詣 闕上
疏固辭 仁廟奬諭因命强赴公感激即日就途至
瀋陽 孝廟甚喜日賦詩與相唱酬以爲樂是時淸
人入關門圍 京師海內遂震 孝廟感憤有掃淸
瀋陽匡扶 帝室之志公朝夕常侍左右論天下事
孝廟大悅嘗從獵至女奚部鑿氷丈餘飮其水獨與
公俱爲解錦裘以 賜之恩遇甚隆 昭顯世子嘗
爲詩思古劒客公和進因言少康有衆一旅而能復
大禹之績光武不階尺土而能恢高祖之業此無他
立志之堅也晉之元帝宋之高宗以天下之衆不能

灑中國之辱此無他立志不堅故也然不密則害生燕丹不勝一朝之忿卒以亡國今虜勢方盛豈一劒客所可圖也宜勵志以俟其時　世子稱善明年六月公從還　孝廟謂公曰子之才智雖張子房諸葛孔明不能過也欲請於朝而官之公辭曰昔李泌爲帝王友而不願仕也如蒙不棄惟得處帷幄足矣遂歸鄉里卒不仕雩潭在尚州洛江之上玉柱峰下有江山巖石之勝公治亭以居之　孝廟手書問起居因　命畫師圖進其所居山水勸公入都公又辭以不敢私交　孝廟由是知其志不强致焉公少與杜

谷處士洪君字定相友善　明下宇定亦不仕隱居
太白山中數與公徒步往還公嘗夜被隱者服坐臺
上彈琴而歌未嘗不慷慨悲憤往往乘舟浮大江湖
流上下嶺南人至今稱公爲高士也未幾遇疾以丙
戌四月二十二日卒于家享年四十三某月某日葬
于州西幕谷之原　孝廟冊爲　王世子聞公卒爲
之悼傷遣使者　賜祭致賻公爲人剛介淸謹事父
母以至孝聞愼交游見人之不善不與之語人畏之
輒相戒曰爲不善無令某知也公於書博學强記自
天文至醫藥卜筮兵陣之書無不神解淸人圍南漢

公夜觀天象大驚曰 主上必下城矣已而果然公
娶靈山辛氏某之女公入瀋陽時未有子取從祖兄
某子克哲爲後公少有志於天下當 明室傾覆之
際從 孝廟驅馳遼瀋慨然以謀臣自許及 孝廟
卽位公已卒不得與議天下事豈不惜哉銘曰
鑿玄氷兮丈餘從 孝廟兮奚之徼 孝廟東歸兮
命還夫漁釣洛水之沚兮白雲淒淒舟以爲家兮無
東無西使者來聘兮泝洄雲谿山川雖可繪畫兮莫
知夫子之所棲

江漢集卷之十五

江漢集卷之十六目錄

墓誌銘

贈通政大夫承政院左承旨兼　經筵參賛官黃公墓誌銘并序

嘉善大夫咸鏡道觀察使兼兵馬水軍節度使巡察使咸興府尹黃公墓誌銘并序

典祿大夫東陽君墓誌銘并序

處士權公墓誌銘并序

通訓大夫清州牧使清州鎭節制使安公墓誌銘并序

進士李公墓誌銘并序

通訓大夫和順縣監羅州鎭管兵馬節制都尉

江漢集卷之十六

墓誌銘

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兼領經筵弘文館藝文館春秋館觀象監事世子師文簡李公墓誌銘 幷序

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兼領經筵弘文館藝文館春秋館觀象監事世子師李公墓在富平府下梧亭高里之原公諱天輔字宜叔其先延安人也曾祖諱嘉相擧及第以孝旌之贈弘文館修撰祖諱重朝以禮曹判書文肅公諱一相子爲修

撰後　贈左贊成父諱舟臣沃川郡守以司僕寺僉正諱成朝子爲贊成後　贈領議政公家世皆能文章自文忠公諱廷龜文靖公諱明漢至文肅公仍三世爲大提學而公母夫人光州金氏文忠公諱萬基之女文淸公諱鎭圭之弟也文淸公父子相繼執文柄以名論聞嘗稱公曰眞英才也公少卓犖有大志不好讀書及旣長能自折節爲文章名論最高卿大夫聞公之風造其門者甚衆雖時俗異趣之士一見其面以爲榮故公自其少賤時名重當世初擧生員補内侍教官年四十二中乙科拜侍講院兼說書明

年選入弘文館爲正字纔三月遷副修撰又明年轉
侍講院司書司諫院正言爲文學吏曹正郞遂拜校
理兼東學漢學教授改司諫院獻納兼校書館校理
明年正月以兼司書充御史案沃川獄入爲修撰副
校理兼文學九月遷成均館司藝司憲府掌令十二
月以司僕寺正兼弼善已而選爲副應教明年春轉
侍講院輔德改司諫院司諫司憲府執義兼輔德又
明年冊 世子嬪以都廳勞擢承政院同副承旨二
月改司諫院大司諫參知兵曹九月遷成均館大司
成又明年兼承文院副提調由掌隷院判決事移兵

曹禮曹參議明年二月出爲黃海觀察使城海州歲
餘召爲副提學以城事仍觀察使又明年城成復爲
副提學閏七月授吏曹參議坐事斥守古阜郡未行
擢吏曹參判兼同知義禁府事藝文館提學 世子
右副賓客明年免由刑曹參判復入吏曹爲參判兼
同知 經筵事備邊司有司提調明年二月擢判兵
曹知義禁府事十二月移判吏曹後明年復判兵曹
夏六月進議政府右議政纔五月轉左議政未盡三
年拜領議政公爲人閎廓簡平能虛心勇於遷善爲
政寬大不喜更張其臨事思慮高遠能見人之所不

能見嘗與人言曰李天紀等一二人以布衣與贊大策立功績然其所處與諸大臣不同矣已而大悟曰獄一也士之死者何以異於大臣之死者邪其爲修撰上疏言一二人如納於逆則其獄猶有所不誣也或讓公曰議論何變之遽也公謝曰吾求其是而已矣初　朝廷燒睦虎龍誣告書而　國史猶未改修公以獻納上疏曰大義伸於一時而不載史冊之中則後世何所考焉自古實錄或正其謬或補其闕所以重實錄也宜開局別爲一錄藏之石室言雖不行而廷中皆服其識公嘗謂往者國是未定也士大夫

棲遲農畝而不肯仕義當然也今國是旣定於上士大夫皆可仕也而用人曾不廣焉適足以養一淫朋也及入吏曹爲參議具疏論之或曰廣之則小人雜進柰何公愀然曰人之任職其惡著然後錮之安能以未著之惡先錮其人哉君子之心不如是爾其後公所擧擬者爲李光佐趙泰億擅停國論於是錮之一不擬侍從之職趙顯命建均役議 上命公三月直宿備邊司指畫條目遣均稅使榷江海魚鹽之利公上書曰自古征利何嘗不自魚鹽始乎臣恐不出十餘年聚斂之臣左右幷進而 國家受其病矣由

是　朝廷不復委公以均役事矣公爲相務持大體
未嘗以好惡恩怨存於心少時與故大提學趙公觀
彬不相能及趙公論　和敬淑嬪竹冊事　上盛怒
將親鞫之大臣召見涵仁亭　上顧公曰卿爲予作
竹冊文公曰觀彬過於謹愼匪以竹冊爲不可也今
殿下以竹冊文命於臣臣何敢辭　上意稍解公又
言觀彬無罪年又老不當施刑　上曰竹冊事急卿
可退公曰　殿下不許觀彬免於刑臣不敢退　上
曰予當爲卿不施刑豈欺卿邪由是趙公免於刑然
謗公者反謂公激　上之怒公大笑終不自辨初高

大成以異姓從叔之女爲公妾而公之婢大成妻也後大成坐盜祭器死捕廳未幾持平趙宗溥劾公幽殺姜氏子而奪其妻　上命刑曹案其事刑曹啓言某妾實非大成妻而大成亦非姜氏是時修撰趙榮順詆公益力以大成事爲黠眛弁劾公從兄昺輔從弟益輔公上疏請覆案之　上諭曰此獄非姜而高非夫而戚何以問乎雖然卿心可諒矣乃　命刑曹覆案之其事旣白公上疏乞免相職終　不許明年上遣都承旨特召之公入見乞免益懇　上許之其後賓客言榮順詆公時事公笑曰吾已忘之矣然

治朝豈宜錮棄趙修撰邪及上 殿請用榮順聞者
嗟歎始知公有大臣量公在 上前不面諛於名論
侃侃自守雖得罪終不能屈也吳瓚上書論國誣
上如 懿陵叩頭而泣曰予誣未雪則不還矣公流
涕固請 還都倉卒失辭而不自知及 上旣還遂
自引 上怒曰大臣自引廷中必有誹謗者乃 下
教索誹謗者或以謂公不直陳非事君無隱之義也
公正色曰吾爲大臣其可告誹謗者邪卒不告 上
不得已罷公職始 上追尊 毓祥宮封 昭寧園
議者曰禮當告 廟公曰 嗣王以 私親追尊之

禮告于　太廟吾未之聞也遂不上請　上大怒曰
國有典禮而大臣不請告　廟此其心欲諱其事也
乃罷公職初　上以事久不怡嘗幸　孝章世子廟
公請進見　怒不許戒中貴人閉宮門無納羣臣公
排門直入宮庭中貴人遮公語曰有　教無納羣臣
雖相公亦不可入公瞋目叱中貴人曰大臣進見中
貴人其可拒邪　上在帷中望見之　下教曰大臣
不待君命而入宮門甚不敬也公泣曰自古人君使
宦官深鎖宮門固拒大臣而國不亡者未之有也
上大怒立罷公職已而寢爲遣近臣敦召之　下教

日予將躬臨公終不就 命削黜未盡一月輒復拜爲左議政初金相度李彥衡言事得罪公上劄曰赤子饑饉於下而災異數見於上然今日罪一言者明日罪一言者數日之間言者得罪相隨屬甚非 殿下所以遇災驚懼之道也 上怒曰大臣上劄論救黨人而欲自脫焉烏在其爲股肱也乃罷公職 下教削黜旣七日叙拜領敦寧府事數月復爲領議政固辭不就會 貞聖王妃徐氏與 仁元王妃金氏相繼而薨公爲 山陵總護使請 山陵疾篤遂免明年八月 上不怡中外憂懼不知所出公以爲吾

不造朝無以安中外之情即扶病入見 便殿 上
閔其病 命中貴人護上殿公泣曰 社稷存亡之
機在於民心民心一散則 社稷雖欲不亡不可得
也今 殿下不怡日久民心皇皇如是而 社稷不
亡誠難矣逆家親屬怨國者不可勝數安知其不扇
亂也 上益不怡乃 下教罷公之職未幾召判中
樞府明年復爲領議政 上旣禫有司求對引故事
請冊 繼妃公以病不與有司偕上 殿遂坐罷職
公旣退作六化亭於江上與賓客逍遙自適居未幾
召拜領中樞府事其明年公病益篤 上遣太醫往

視之賜藥存問以今年辛巳正月乙巳卒于家享年六十四其葬則三月甲子也公將卒謂家人曰吾死無憾惟永違　闕庭是遺恨也命左右草遺疏以戒聖躬言不及其私公旣卒輟朝三日　賜吊祭謚曰文簡嗣子文源上遺疏　上惻然爲賜批答遣近臣讀于殯前公淸癯風儀嶷嶷善談論與人嬉笑不矜飾神氣疎爽志曠如也至有所爭奮髥長跪瞋目㦸然見者爲之改容治身儉約家人請爲公斂衣公止之曰吾喪先妣吾家貧斂衣不能盡吾心也吾何忍傎爲斂衣乎及公卒斂無一衣至旬貸然後乃斂其

文章奇偉佚蕩長於論辨詩尤遒警有遠韻三淵先生金公昌翕嘗語人曰李某之詩非今人之所能及也公自號曰晉菴有文集十卷藏于家其配曰貞敬夫人恩津宋氏順興府使相維之女禮曹判書奎濂之孫無子以公族弟珍山郡守國輔子爲之後卽文源也女三人長適趙璦次適吳載純次適徐有防庶子一人幼公在相府務進淸流李台重南有容李存中皆公所進及旣老樂善不懈見人一能則喜心達於容貌惟恐人之不知也其閒居名論益高以當世賢士大夫進退榮辱爲其憂樂豈公志不忘王室

其將有所施爲歟悲夫銘曰

李公休休䟽中坦外無方不廓而度孔大有偉文章何知之達聞義輒服曾不踰日公立　王庭則忘軒冕如鶴在樊其思甚遠公居相位旣廉且潔曠然自虛不滯一物衆皆察察獨誕其節衆皆喻喻獨正其笏　王曰元輔予知之晚人雖百訕恩猶不損以予鞲軫與予輪軌衡之從之元輔是倚公曰　明主曲全臣身得不離尤　明主之仁榮祿匪福令終惟福令公之終終于榮祿卬卬其氣烈烈其神銘以晰之告于無垠

贈朝奉大夫弘文館正字兼　經筵典經春秋館記事官李君墓誌銘幷序

上之二十有四年冬　上閱文純李先生滉聖學圖取所謂兼夙夜者試諸生至君望賦　上大悅曰讀其文可知其人之有學識也乃以　御筆手批之擢置第一　近臣無不爲　上賀於是君望之名聞於四方後二年將賜及第先一月君望終焉　朝廷惜之贈弘文館正字兼　經筵典經春秋館記事官君望諱鎭國姓李氏全州人也父曰塤承政院右副承旨娶長水黃氏慶尚道觀察使忠烈公諱璿之妹　贈

淑夫人夫人端潔好禮法君望五歲喪其母忠烈公見君望貌謂乳者曰吾甥之貌與吾妹無以異也君望旣長嘗執鏡泫然而泣曰吾不識吾母之貌而舅氏嘗謂吾貌如吾母宗族聞之亦皆流涕君望多病不能力學然頗喜古禮節文尤精於深衣之制爲袂之高下與袪之長短一以人身爲之度方圓平直皆自合於規矩繩衡袼袷旣成不違尺寸其燕居朝夕服之人不見其不稱於身也陶菴先生李公縡講道丘園君望踵門請爲弟子進退跪坐甚有禮李公喜謂學者曰是黃忠烈公之甥也其英才豈易得哉君

望歸告其友曰李先生眞儒宗也吾得賢師矣已而疾篤不得從李公以學李公卒君望終身思李公若親弟子嘗以爲陶山吾母之所葬也陶菴吾先生之所居也因名其室曰陶齋及病少間始中第僅十六月竟以病終于家卽庚午二月十五日也享年三十六其四月某日葬于楊州石室之原君望旣歿士大夫爲深衣者求君望所傳裄法以裁之皆嗟歎曰今之深衣非禮也李氏出於 莊憲十一子諱琛承旨之考諱廷亮官至府使祖諱某不仕曾祖諱某官至縣監君望爲人明秀靜雅事父母必盡其愛承旨公

事無巨細詢君望然後乃決君望繼母韓夫人雖無子君望在側猶嬰兒能順其志韓夫人爲之怡愉而忘其無子也明於譜牒自父母而廣之達于無服以致其敬又嘗著家禮酌通行于家配曰令人延安金氏振威縣令相說之女懿愍公惕男之五世孫也生男三人女一人男長心淵次兢淵次齊淵女嫁金魯冀余於君望爲内兄嘗愛君望所爲深衣悲其多病而不能從師學禮也乃爲之銘曰

深衣之續兮其純不差深衣之縫兮其衽不衺嗚呼君望愷悌以爲衷兮耿介不瑕齊之要之以昭其禮

者耶

通訓大夫司諫院獻納兼春秋館記注官蔡公

墓誌銘 并序

恭僖王二十八年大學生陳宇上疏言金安老姦邪可烹安老怒立繫宇獄遂殺之蔡公無逸與宇善坐竄南海安老公之姑婿也朝之士大夫相與語曰蔡某不附安老而乃與陳生友善誠烈士也居三年公始赦還 恭僖欲將褒顯之不幸疾卒豈不惜哉公字居敬仁川人也王氏時尙書寶文以文章進大學士後九世弼善諱倫入 國朝事 莊憲爲名臣卒

贈參議參議生諱申保官至南陽府使 贈吏曹參判公之曾祖也祖諱壽禮曹參判兼弘文館提學諡襄靖父諱胤權典牲署參奉公幼明敏襄靖公常置懷中與之聯句嘉靖元年擧國學生員第一安老用事公嘗冬適安老所手扇搖之安老笑曰天大寒何以扇爲公曰貴人家甚熱不知其寒也安老大恚及公發解安老不悅曰此子若中第則吾曹必盡殲矣乃竄之及安老敗始登第補承文院正字選拜承政院注書遷司諫院正言司憲府持平明年出監扶安縣居歲餘入爲禮曹正郎改司諫院獻納兼春秋館

記注官由奉常寺僉正陞漢城府庶尹充嶺南檢田御史未復 命奔母之喪以病卒某年某月某日也享年五十一某月某日葬咸昌縣承統山某原配淑人星山裴氏司憲府監察寶之女也生子二人女四人子曰有隣司憲府監察曰有光 贈僉正女長適高允緒次適金希慶次適宋連慶次適印自信公好學兼通星曆卜筮音律篆隷皆極其妙又工於畫嘗承 命畫 王御容然未嘗以畫求知也爲人高簡從祖兄無擇陰附安老爲羽翼公諷刺之卒以是幾陷於死而其志猶不挫也崇禎十年公曾孫平市署

令以恒上疏斥和議與文正公金先生尚憲逮瀋陽
獄卒不屈後四十年公玄孫生員河徵上疏訟文正
公宋先生時烈坐竄北邊其有公之遺風乎銘曰
其守也介其言也厲三歲之黜榮及後世
通政大夫刑曹參議魏公墓誌銘 幷序
始
昭敬中興之時甄拔處士而湖南魏氏二人最
有賢名孝子德毅自閭里徒步勤王二千里召見
行宮及還都選爲知縣辭不赴公以遺逸擧於鄉
與文烈公金千鎰忠毅公崔慶會誓復王室故湖
南忠志之士倚以爲重公諱大用字景行其先中國

人也新羅中鏡始來仕賜食邑於懷州懷州今爲長
興府其後子孫因家焉至王氏世世大學士溫爲名臣
公大學士十二世孫也曾祖曰由貞生員祖曰元忠
郡守父曰億文副正公少好學有文辭嘉靖三十有
四年舉進士名重大學與文靖公尹斗壽相友善未
幾南歸治六經不赴貢舉逍遙於丘園之中平秀吉
亂公時年六十三矣寢疾病不能從軍乃貽書湖南
義士勉以效事金文烈公崔忠毅公薦于 行朝
王嘉之下教特除刑曹佐郎辭不就萬曆二十五年
教曰魏某養志林泉義問尤著其陞爲通政大夫明

年授刑曹參議又不就三十八年四月初二日卒于家享年八十一某月某日葬于府南介孫之原配淑夫人光州金氏承文院校理浹之女也生子一人曰弘宙軍資監正 贈戶曹參議參議生子三人女二人子長曰山寶僉正次曰廷寶縣監次曰國寶通德郎女長適主簿鄭敬一次適將仕郎崔漁縣監生子四人曰天機曰天樞曰天杓曰天枓女三人長適白漢羽次適府使宋後璟次適李松龍通德郎生子四人曰天耆曰天奎曰天會曰天相爲內乘秀吉之亂昭敬西遷公儒者猶遣家僮具弓矢裹餱糧以助戰

士嗚呼仁哉公七世孫榮國等請爲之銘銘曰
大人友之烈士舉之爵下大夫而守不移洒水湯湯
以泝以沿維公之風永世其傳

贈通政大夫承政院左承旨兼 經筵參贊官
黃公墓誌銘 幷序

公諱坤載字載謙長水人也議政府領議政諡翼成
公諱喜之八世孫也 康靖之際翼成公玄孫吏曹
參判孝獻與其兄吏曹正郎汝獻皆能詩 賜暇湖
堂黃氏文章自此始至 恭僖時大夫恬與其弟博
又以文聞於當世入弘文館爲正字世所謂兄弟南

床也於孝獻爲族從子 昭敬時恬從兄子文貞公
諱廷彧承二叔南床之後文章益高由檢閱進大學
士遂執文柄學者稱芝川先生公之祖也父諱亶權
知承文院副正字出爲伯父參議諱廷式后光海時
竄死興陽 贈司諫院司諫兼春秋館編修官母曰
李氏 贈淑人判官諱縉之女也公生三歲遭倭奴
淸正之亂司諫公父子兄弟從 王子入會寧府爲
賊所執女奴負公走深山受草葉露以乳之竟得不
死及旣長工於文章人以爲才思敏達雖王子安不
能及也當是時文貞公位大司馬與崔立之掌辭命

蔚然爲文章之宗司諫兄弟襲其美並耀詞林故一時騷人學士日造於文貞之門公自幼時從父兄與遊於翰墨之場金馬諸公莫不奬歌詩之妙學識之邃也嘗赴貢擧諸生輩質問題解所由出試官輒曰何不叩問於黃某也由是諸生操筆硯環公之座而質問之公端坐左對右應不少倦風釆動人諸生竦立而觀之以先覩面目爲幸光海二年成進士後三年別試發解以其年二月初八日未赴會圍而遽卒享年二十三安東權韠聞公之卒爲之傷悼曰璧月沈矣文星霣矣乃作詩以致其哀然公旣卒之六十

五日司諫伯氏承旨公被仇人申慄誣告與其孫棠
死於獄中司諫坐逮而公已卒不被繫傳曰桎梏死
者非正命也黃氏禍作公能先六十五日終於衽席
不死於桎梏之中嗚呼可謂命也已公爲人明純朗
和好讀書雖馬上吟哦不輟馬入他家而公猶未之
覺也配孺人慶州金氏議政府左議政命元之孫別
提守仁之女也有子一人曰裒全州判官判官有子
三人女三人子長曰爾中次曰爾明擧進士官至府
使次曰爾章禮曹參判女長適李義著次適金尚鉉
知事次適任弘望知事曾孫以下若干人公之在殯

也司諫安置鍾城府孺人金氏亦坐遠已而被釋以
某月某日葬公于金蠅之原公玄孫兵曹正郎處浩
狀公之行屬余爲銘銘曰
有玉於斯其白瑳瑳不受乎刃不入乎火天降文章
與玉齊光卿雲覆之俾不罹殃公先家難六十五日
居然令終免於斧鑕墓門永靜其樹有蔚英英不滅
文章之氣

嘉善大夫咸鏡道觀察使兼兵馬水軍節度使
巡察使咸興府尹黃公墓誌銘 并序

上之二十七年北方大饑人將相食廷中皆曰漢城

府右尹黃某以廉潔號爲循吏如授之節使往撫之則北方二十三州之民可活矣於是大臣擧公爲咸鏡觀察使兼兵馬水軍節度使巡察使咸與府尹公將行召見便殿　下教曰北方連歲飢饉古未之有也予每思救菑之策夜不安寢今得卿爲觀察使予其忘北顧之憂矣公遂感激及旣至請移嶺南郡縣粟予民爲糴又出庫錢送嶺南以易粒米又請貸嶺南緜布之屬備邊司者易之粟得萬餘石皆下于海輸之關南北諸郡先是　朝廷猶不知北路饑荒之甚或以爲請粟過多　上曰黃某謹簡愼約必能知

予憂勞之意不使予元元之民塡於溝壑也乃命嶺南觀察使督船轉輸由東海達于六鎭風不利公有憂色雖中夜正衣而坐輒問風從何方來彷徨不寐當食慼然曰民將盡斃吾雖食不能下咽爲損其膳至春夏輒進麥飯不食粱米雖尺布不與其家曰民饑如此吾不敢卹我妻子悉以其俸振諸民度州縣緩急與民口多寡爲之差等以哺之凡米鹽微細之事必殫心不敢少忽賓客諸將或諫曰何勞之甚也公喟然歎曰鐵嶺以北二十州赤子將盡矣吾爲觀察不能濟則何以歸報我 聖上乎吾雖病而赤

子少蘇是吾願也民聞之無不感泣是時北人多無牛不得耕作公爲買牛勸民耕田秋大熟北方之民得免流亡野無餓莩者公之力也然 上未及召公以歸而公已病矣竟以明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卒于北方享年六十四北方之人無少長莫不奔走號哭或爲之疏食曰吾等不饑而死者皆公之賜也今公在殯吾等何忍食肉乎父老士女持酒食而來奠者絡屬不絕旣又相與鑱諸崖曰黃公之德不可忘公諱晸字陽甫幼明秀警悟出人與諸兒游榛莽中遇蝮蛇一見被傷諸兒驚皆避蛇走獨公不去輒呼兒

父母以救然後迺去年二十九舉進士 肅廟四十
五年中丙科權知承文院正字忤賊臣金一鏡意出
爲察訪麒麟道 景廟二年入侍講院爲說書由成
均館典籍遷兵曹佐郎兼春秋館記事官與修 肅
廟實錄三年拜司憲府持平兵曹正郎充書狀官赴
燕都四年復入侍講院爲司書是時今 上在東宮
公請裁抑中貴人今 上褒納公之見奇自此始移
司諫院正言出監牙山縣縣有貢津倉歲漕湖左諸
州粟縣民所負糴米至數千石公爲上疏遂蠲之今
上三年授文學以都廳郎與修 景廟實錄四年由

掌令陞執義丁父憂還入弘文館服除遂拜副修撰
爲湖南暗行御史七年秋 上如 長陵以副修撰
從至坡州爲畿輔暗行御史冬爲湖西別遣御史累
遷修撰校理獻納應教兼東學中學教授轉執義陞
司僕寺正備邊司啓差爲郎八年以和順翁主嘉禮
都廳勞陞通政拜承政院同副承旨九年薦授義州
府尹公至則大修兵械謹守約束吏畏之不敢犯法
居十月邊境肅然白金錢財羨餘者積於府中悉與
民以紓繇役清御史至鳳凰城語譯者曰府尹之廉
簡公明吾所心服也欲以不腆之幣遺府尹以彰其

賢而府尹必不肯受是以不敢也公在州常飲米飲及將歸義人手錢遮馬首而擲之曰乞以是歸具米飲公皆不受有丐者來獻麥餅曰流丐之民亦賴公而得生焉今公歸矣請以此爲餞公笑而受之十年由右副承旨兵曹參知擢拜忠淸觀察使會仍舊觀察改禮曹參議夏出爲安東府使辭行 上召見諭曰府使在予左右乂予固知府使之材不當止於百里也然府使宜悉予意作成人材無忽也公旣至大興儒學選子弟授以經術士有不孝於父母者公爲餽膳羞與米因手書以與之曰供孝廚及其來謝益

勉以人子之道其人感服卒能改行爲孝子十三年
遷司諫院大司諫安東民詣觀察使言吾州之俗未
嘗有去思碑然黃侯治化卓異宜立碑於鳥嶺以示
後人觀察使以無故事不許十四年出牧安州安郎
公皇考參判公所嘗出守之州也其父老聞公之來
歡迎相語曰是故黃侯少郎君也公於是益勵民政
未盡九月州以大治其後關西御史啓言義州前府
尹黃某淸愼有異政邊民至今以爲德及爲安州以
惠愛得民心旣去而州人猶思之　上曰黃某之廉
謹予已知之矣入爲刑禮二曹參議十七年除延安

府使其爲政如治他州北關饑議遣御史以振之大臣擧從官數人 上顧謂大臣曰予得一人黃某是也大臣曰古者有三品御史而今無之且黃某方任延安府矣 上乃止居三年免明年由兵曹參議出爲淸風府使治民簡易民大悅去愈思之至鑄鐵爲碑以紀其愛二十一年召爲大司諫明年以禮曹參議監修 義陵勞陞嘉善拜工曹參判初左議政宋寅明言黃某以廉潔聞誠可謂恬雅之士也居下大夫十有五年才不見用豈不惜哉 上曰予在東宮時黃某以僚屬請敎中官近世士大夫請敎中官獨

黃某一人而已又明年授寧邊府使二十五年以病罷 上特命調理察任盖異恩也秋召拜戸曹參判以副使又赴燕都明年爲海西畿輔均稅使公單車行海上視魚鹽虛實薄厚舟楫大小身自考覈以平其稅寧損於上無虐於下以故有司見兩路稅入之數心少之往往誚公然畿海之民無一人怨公之法者十二月除刑曹參判兼五衛都摠府副摠管承文院提調公嘗進見 上顧 世子曰是予東宮時舊僚屬也其才可用而未得一試甚可惜也明年以右尹觀察北方又明年正言尹得養以微事論罷大臣

從容爲 上言黃某在北關荒政甚善今遽罷去臣
竊惜之兵馬評事南泰會歸自北方言黃某惻怛救
菑幾廢寢食北人安集得不流散者皆某之功也
上喜曰予固知黃某能如是矣卽 下教仍公觀察
顧 世子曰黃某必上書辭以予意善爲慰諭也公
固辭終不之許及訃聞 震悼下教曰觀察使某以
東宮時舊僚屬予知之熟矣曉登宰列誠可謂沈且
屈也及授北藩予心以謂得人矣何遽卒邪 命有
司賻䘏有加公爲人英粹清和子諒豈弟與人言仁
心藹然未施恩而人感之平居儉約無所好食不兼

味雖處卿宰蕭然若寒士歷守七州而田宅不增於
前持身潔廉以自刻所至皆有清名雖不悅公者亦
不敢疵議事親孝謹與諸兄友愛甚篤恤兄之孤如
其子仁於宗族盡分其所得俸祿家無餘粟其在朝
持議寬平而臨事通敏人不可及侍讀 經筵凡三
年論思剴切多所補益屢上劄極言 君德卒以是
遇知於 上而公不喜與人徵逐於名利泊然無進
取之意以故祿位不光顯白首始居北藩竭誠盡瘁
竟以柩歸嗚呼欷矣黃氏世家長水縣翼成公諱喜
事 莊憲王爲名臣配享 廟庭後六世生文貞公

諱廷彧以文章顯 昭敬王世世位至兵曹判書兼大
提學生諱興承文院正字 贈司諫院司諫出爲伯
父吏曹參議諱廷式後公司諫之玄孫也曾大父諱
坤載少擧進士能文章 贈左承旨大父諱裒全州
府判官 贈吏曹參判父諱爾章禮曹參判母貞夫
人安東金氏江華府經歷世輔之女也公夫人曰全
州李氏大司諫彥經之女柔惠端恭事皇舅能盡婦
道公家貧衣食不給而夫人勤苦自治以取足不使
公知也及公旣貴未嘗以侈靡爲意撫妾御寬而有
恩先公六十四日卒生女六人無子以公之兄安陰

縣監某次子處龜爲後處龜早歿又取從子處斗子瑗爲處龜後女六人嫁韓師一趙漢源柳漢箕李運喆鄭益儉洪聲漢處龜一女嫁李翼公有側室子一人曰處洙女二人幼公卒之明年三月二十二日葬交河郡金蠅之原夫人祔焉景源於公爲族曾孫然公以子弟視景源其在北方聞景源爲吏曹參議亟致書勉以清愼嗚呼此公之所以自厲也其所至顯名於時有以也夫銘曰

黃列顯姓文貞維哲爰暨厥兄忠我 王室其光烈烈公實繩之面折賊臣而不牵隨賊臣方橫遂黜驛

置　世弟仁聖公以僚侍謂彼寺人驕不可長　世弟曰洛知爾之莊及其即位寵之　經帷三試御史及尹西垂清人行徼亦謂其廉周流七州何德之潛北方告饑命公作伯蒠旂金戚往勞惇獨船粟東南海水千里風逆公憂風順公喜其粟既至北人蹈舞爲饘爲粥若子有乳呴之濡之俾樂厥生士曰我田將伯偕耕女曰我麻與子同漚北人載安　璽書以優公車不南胡復其衣豆江洋洋北人之思公心豈弟其潔如氷小子作銘以告無窮

興祿大夫東陽君墓誌銘 幷序

公諱桐字思奭以 贈吏曹參判諱家碩之子爲全安君諱濆後故於朗原君諱偘爲孫於 昭敬別子仁興君諡靖孝公諱瑛爲曾孫也公旣長授東陽守後十一年進封爵爲東陽君時年二十有八景源始爲童子時與公同學然景源昏鈍無能又不强記公明達臨事精敏於文字不求辨解而一見靡不穿穴凡經史百家之言久而不忘容貌耿介無纖毫驕吝之氣嘗謂景源曰士生斯世旣不得行其道又不能全其身雖有文章亦何所用哉吾將隱而不出以終其世也未幾公以東陽守列於宗臣今 上三年校

正御牒加明善階陞正六年用宗簿寺講第一加
明義明年兼五衛都摠府副摠管二十七年進中義
明年懿昭世孫卒差守墓官及葬 下教加崇憲
明年小祥加承憲已而 臨墓召見之又加嘉德又
明年特加綏德大祥復 命加興祿陞正一品然公
居位三十年足未嘗一出門外卿士大夫無一人識
公面者豈其志將以宗臣而隱者耶公爲人端方雅
潔所居舍不蔽風雨而泊然不以爲意事父母以孝
謹聞於所後母平山郡夫人申氏能致其愛申氏歎
曰有子如此吾不知不出於己也及申氏歿善居喪

朝夕饋奠必躬行處於倚廬雖大暑不脫衰服也從
母窮居無所歸輒母事之與妹子同室以居而恤之
如其子焉以甲戌五月十一日卒于家享年五十二
其年七月某日葬楊州金谷之原公位在宗臣之列
不爲世用然　恩遇終始不衰初差守墓官也病甚
篤　上命太醫往視之爲　賜珍膳其後又遣太醫
往視之居三年公病益篤　上臨墓命中貴人賜酪
粥及訃　聞遣使弔祭賻恤甚厚公初娶驪興郡夫
人閔氏生一子曰彥藎縣監再娶高興郡夫人柳氏
無子三娶彥陽郡夫人金氏生一女適尹靖烈側室

有一子幼公少時明卲氏易嘗飄然有遺世之志雖不爲宗臣之後必隱居以沒其齒也其疾革顧謂彥藎曰知我者惟黃某乎及旣卒彥藎以狀屬景源而爲之銘銘曰

公後朗原　昭敬之孫齒彼朱芾其德溫溫於奕東陽維爵之尊清愼之容不與衆渾退食閒閒庭無一喧左圖右書如在丘園隱于宗臣其介則存精於卲易洞曉玄源自余幼時從公講論辱知者深銘此墓門

處士權公墓誌銘 幷序

湖西之韓山郡有處士焉曰權公諱尙字渭叟少慷
慨應有司擧不得志一朝拂衣歸鄕里與其妻孺人
李氏養所後母以孝聞仁於宗族篤於故舊韓之人
高其行謚皆以爲隱君子也公以處士諱悌次子出
爲仲父奉事諱惕後祖諱謙曾祖諱偦皆隱德不仕
公所後母曰宜人驪興李氏縣監晦叔之女也公少
孤事李宜人如嚴父每夕跪告曰明日將墾某田將
漑某水宜人可之然後行焉非有疾未嘗頃刻去於
側宜人喜曰吾雖自生顧何以加焉公有二甥宜人
之外孫也幼喪其母公憐之鞠養于家嘗病痘手自

燋藥立則負之坐則抱之連九夜爲廢寢食一不使婢妾攝之宜人喜曰兒能愛吾女之子如其子吾雖歿亦無憾矣故宗族見宜人之喜而信公之有行也公於書最好大學朝夕諷誦而孺人能通孝經及列女傳夫婦間與相講說嘗夜讀史紀至孝子忠臣烈女之事輒相視泣下霑襟公旣勤力農畝而孺人閉戶治繭不踰閾終日織紝而杼聲聞於戶外故宗族見孺人之賢而信公之有道也公於親黨有恩義族子擩孤貧不學爲給衣食置傳而教之及公卒擩欲喪三年以無於禮而止與人交不苟合見人之過雖

鄉士必面折之樂施與家有名騾日行數百里立與其所與游者無所惜公平生急人之難雖千金猶不惜也予人一騾不足多然朋友交游之際其氣義亦可觀也權氏之先安東人觀察使諱擘賢而有文章與尹潔安明世游嘗稱疾不出門巷賓客至默默不言二人亦觀察獨免有子曰勑公高祖也官至松禾縣監與其弟韠俱有名韠尚氣節好議論松禾歎曰吾弟必不免矣即棄官之韓山郡其子孫因家焉權氏世有隱君子何其奇也公爲人魁偉卓犖遇事敏達能懸斷人之善惡物之成毁鮮不中有志於世而

未之仕也公以　肅廟四十三年戊戌四月十七日卒于家享年五十九初葬林川郡龍谷之原後三十八年某月某日改葬韓山郡斗門之原李孺人承旨益泰之女也今　上八年壬子五月丁丑卒初葬韓山郡圓嶺之原後二十四年祔于公墓公無子以其弟需之子援爲之後賢而又無子以族子䄅爲嗣公有一女嫁黃公諱昮援之妻朴氏使昮子處斗爲狀屬余誌之朴孺人爲昮傾貲旣刻石立于墓又將求銘而納諸壙嗚呼權氏有婦矣余於是知權氏不獨世有賢子又能世有賢婦可謂盛矣而卒皆無子豈

非其命也哉銘曰

子之於父天之屬之子人之子人之續之然朞衰之親也功緦之族也變以繩纓移以苴服終不若由性而生慼也嗚呼權公敬事所後曰考曰妣隆於父母孺人從之婦道是守謹謹繼孝吾姑吾舅凡天下之爲人後者行如權公則夫何不孝之有哉

通訓大夫淸州牧使淸州鎭節制使安公墓誌銘 幷序

故世子侍講院文學李公嘗謂景源曰瑋有友三人其一金君山其一申正甫其一郞安朝卿也君山

正甫先我死獨朝卿與余往還余朝暮又將死矣將託孤於朝卿朝卿必不負余矣李公旣卒景源復從安公游聞室中有讀書聲問之乃李公之孤也安公泣曰余教李公之子能有立則歸見李公可無愧也景源於是知李公之能有友也安公諱宗海朝卿其字也曾祖諱縯禮曹參判祖諱相億游文正公宋先生浚吉之門以儒學徵爲 世子翊衛司副率父諱允廸 贈承政院左承旨公幼侍副率之側尺寸不敢有所違副率喜曰眞順孫也 肅廟四十一年擧進士今 上二年補 光陵參奉中貴人嘗求檀木

公以爲　陵樹嚴重豈爲官者擅伐之邪遂格不許中貴人恚而　上聞　上曰陵官舉職勿問也遷濟用監副奉事由尚瑞院副直長陞司䆃寺主簿歧刑曹佐郞未一月司僕寺辟爲判官會有言者論其驟公卽棄去久之拜漢城府判官丁大夫人憂服除薦監公山縣公於湖左最難治歲又大饑閭里蕭然無人煙公歔欷曰民將盡矣乃爲饘粥集饑民躬自饋之時大疫死者相續而公出入癘氣中視賑自若自冬至夏所濟活凡九千餘口賑旣畢悉出粟米羸餘者以予饑民或曰美餘留縣中別備兵荒可也公曰

別備以干時譽是余羞也居一年坐漕後期下獄免尋授工曹正郞是時國中連三歲大饑 朝廷爲置賑民所 命朴文秀主其事又選郞僚之可以任事者公在選中以勞進監錦城縣與統禦使有親嫌未赴而免已而出守沃川郡居未幾正言洪啓裕以前事劾公 上問筵臣遂無實乃寢自沃川歸旣三年以義禁府都事入刑曹爲正郞陞司䆃寺僉正坐事罷明年起拜司憲府監察辭不就已而出守沔川郡郡有豪黨武斷州閭公曰此民之蠹也乃以法痛繩之豪黨切齒公在沔川凡三年陞淸州牧爲獻納權

賢所劾及旣歸御史尹得載過沔川聞豪黨言啓論之公遂繫獄 命觀察使按其事卒不得以微罪配龍田驛五月釋還自是屛居不復仕以甲戌八月二日卒于家享年七十四始公疾革謂其子曰吾聞死生有命何以醫爲遂却藥三日而終十月某日葬于楊州海村之原公爲人夷曠疏亮有遠慮容貌閒如也其事父母以孝稱與弟同居弟已死爲鞠其孤甚有恩樂易愛人未嘗爲深刻之言然賊臣柳鳳輝弟爲公友婿公嘗言鳳輝逆節最著豈可以友婿之兄不請討乎乃與太學生鄭樑等上疏論鳳輝之罪人

以爲難安氏之先竹山人良孝公諱孟聃尚　莊憲
王女貞懿公主封延昌尉公其後也公配曰淑人坡
平尹氏杆城郡守夏教之女生子二人長曰栻生員
次曰杓弘文館修撰女四人長適府使金述魯次適
佐郎黃公卽景源叔父諱瓛次適趙浚慶次適進士
南公輔內外孫曾若干人景源少時嘗從公登飛來
峰公甚樂已而酒酣誦李公飛來峰詩泫然泣下曰
吾游於此而李公已亡矣今誦其詩如見其爲人也
因爲景源道李公風流甚詳嗚呼朋友道喪久矣又
安能恤其遺孤至死而不忘哉李公旣歿公悲之如

喪兄弟豈其心篤於人倫者邪銘曰
義能存朋友之孤惠能振煢獨之饑剛能絶姻婭之
親莊能斥宦寺之私而蜚語乃反中傷庶百世考玆
銘詩

進士李公墓誌銘 幷序

公諱泰齡字大叟 恭定別子靖孝公諱補之九世
孫也高祖曰卿雲光海君時以司諫院獻納劾李爾
瞻遂坐黜名振一世 仁廟靖社公已卒 仁廟歎
曰直臣亡矣惜乎予未及用之因 特贈禮曹參判
曾祖曰光泌景陽道察訪 贈司憲府執義祖曰顧

賢舉丙科以文學聞忤許積不得選入藝文館官至
相禮父曰萬堅好學不仕公生于 顯廟七年出爲
伯父諱萬基後㓜孝謹步趍中禮搢紳長者皆重之
知其有學也及旣長造文正公宋先生時烈之門氣
和色莊應對恭敬先生目之曰李氏子誠遠器也若
能專意爲學問則成就不可量也公退而喜曰秦齡
始得依歸矣 肅廟十有五年宋先生流于濟州已
而賜死公族父布衣萬亨將上疏直先生屈言於宗
族曰欲辨先生之寃非大叟不可草疏乃呼公以筆
屬之公於是爲正衣冠立草疏悲憤泣下一座無不

改窆明年春公成進士以其年八月癸酉卒享年二十五初葬金浦胎藏山今 上三十有八年五月辛丑改葬富平遠浦之原公爲人清純敦固喜經術明於周易春秋傳考校箋註以窮其微言精義處一室終日危坐不少怠學者敬之皆以爲大叟修己非諸儒之所能及也配曰孺人清風金氏縣監晉明之女忠簡公權之玄孫也慈惠明淑今 上十二年九月己未卒祔于公墓子曰顯陽有潔行不幸早世生子一人女二人子曰興宗擧乙科今爲承政院右副承旨女長適俞漢采次適趙遠慶銘曰

不艾而折謂之不幸勉勉篤修惟志之永

通訓大夫和順縣監羅州鎭管兵馬節制都尉

沈公墓誌銘 幷序

陶菴先生李公縡爲景源言安素沈公有學守內行修潔縡伯父判吏曹時薦于朝遂除齋郎而伯父猶恨其晩也景源未及見沈公然李公推重如此則沈公質行之美可知也已公諱元浚字善長青松人也少好學師事南溪朴文純公力行不懈朴公嘗謂人曰善長勇於求志其成就不可量也乃告以道德淵源陰陽性命之理公由是日夜沈思久然後有得於

心故造養日益精粹與故 世子贊善金公幹相友善朝夕切磋以爲樂家甚貧藜藿不給而閉門二十餘年不求人知嘗自號曰安素齋每夜斂衣誦孝經啓蒙諸篇聽者爲之忘寢性至孝母恭人朴氏疾革公斮指出血以進及居憂廬墓三年有猛虎至公廬下公端坐容貌不變讓虎曰汝至靈之獸也有如害我使不得終母之喪是我至痛也汝有知何不退歸虎感動搖尾而去終三年不敢復至公廬下 肅廟十八年以經明行修薦補 齊陵參奉坐事罷四十二年拜 慶基殿參奉改 長寧殿由繕工監奉事

尚衣院直長遷歸厚署主簿義禁府都事 景廟元
年出監和順縣縣民好訟不遵禮教公爲頒呂氏鄉
約諷勸之縣中大化士至今頌公之德居四年以甲
辰五月二十三日卒于官享年六十二其八月某日
葬于楊州妙寂山南德水之原公爲人仁亮恭介與
人言必本孝悌以開之或言人過則默然不應也平
居嚴敬無褻容嘗過海西見橫民與其母相爭輒止
馬杖而責之橫民感服卒改其行爲孝子沈氏之先
曰德符封青城伯後六世翼孝公鋼以 后父顯
明廟時公於鋼爲五世孫其曾祖諱愉進士祖諱廷

直縣監父諱柱通德郎公初娶坡平尹氏琇之女生子一人女一人子曰瀓參奉女嫁府使李弘植後娶完山李氏時蕃之女生子一人女二人子曰潙女長嫁李國珍次嫁尹萬東參奉生子一人女二人子曰亮賢進士女長爲景源夫人次嫁李寅白府使所後子曰宗珍潙生女二人長嫁安相五次幼李國珍子曰景曾尹萬東子曰謜烈參奉將歿謂景源曰子爲史官如誌吾先人之墓則吾目可瞑矣景源流涕不忍辭後十九年進士君狀公之行以參奉臨歿之言請爲誌乃書李公推重者以詒後世銘曰

曰仁不昭胡能馴猛虎之性曰義不達橫民何改其
行道旣修矣靡物不正君子稱之惟德之盛

通訓大夫唐津縣監洪州鎭管兵馬節制都尉
宋公墓誌銘 幷序

公諱悌字維則南陽人也少慷慨嘗讀唐書張巡傳
喟然歎曰張中丞忠義之士也大丈夫豈不能爲張
中丞事乎平秀吉叛　昭敬王西幸義州公以訓鍊
院僉正從　乘輿遂特拜唐津縣監有惠政縣民爲
立遺愛碑後數年秀吉復叛淸正進兵陷州縣公遂
倡義往禦之將行誓衆曰倭奴徧於四境吾爲知縣

雖不能斬將搴旗以酬 國恩又安能坐守孤城乎
諸將士莫不流涕公於是馳入晉州與結城縣監金
應鍵十日嬰城竟戰死公爲人剛方好義城將陷寄
書其子曰豺狼充斥四方余旣以身許國矣誓當與
此城俱亡聞汝輩寄身山谷待晉州匡復之日來收
吾骨於矗石之下及城陷清正縛公欲降之公厲聲
罵曰爾雖鱗介豈不聞張巡之言乎吾頭可斷義不
可屈遂死之丁酉七月某日也享年四十七清正亦
感其義埋其屍於城門之南表之曰朝鮮義士宋悌
之墓公曾祖曰某祖曰某父承周以孝義聞 特除

參奉公配淑人綾城具氏聞公歿節乃作詩囓指出血題于壁絶粒而歿有子一人曰德駿濟州判官孫曰纘南擧武科今年冬公八世孫啓舜爲公來乞銘銘曰

鶴朝翔兮猿夜啼矗石高兮與天齊倭之劒兮七尺臨大江兮揮斥 王出狩兮在西方孰荷戈兮掃豺狼倭百戰兮有餘勇蹈白刃兮曲踊余作銘兮納墓門亘萬世兮長存

通訓大夫三登縣令成川鎭管兵馬節制都尉張君墓誌銘 并序

申之姓張氏諱錫履文忠公維之五世孫也高祖諱
善澂禮曹判書謚正莊曾祖諱楦天安郡守祖諱震
煥高城郡守父諱至中司饔院奉事申之幼時爲伯
父 徽陵參奉諱至大後年二十四補 長陵參奉
由義盈庫奉事司饔院直長掌樂院主簿入司憲府
爲監察陞平市署令令 上三十七年出爲三登縣
令明年秋病免未歸十二月二十五日卒于官舍享
年三十二初文忠公以大學士退居江上治月波亭
及旣卒子孫零落而亭址入忠勳府申之傾貲而贖
之時從賓客登亭上以望湖山鄰里皆曰文忠公有

孫矣申之爲人端潔孝謹事本生母李孺人能盡其
誠養弟妹之未嫁娶者以至成人其居家躬自儉約
未嘗有侈靡之容在平市時 上召見顧近臣曰雖
爲官擇人之時何以過此其爲縣讞於獄訟旁郡民
服其明斷申之平居多疾病不喜仕宦嘗謂人曰吾
誠得一丘一壑使妻子欣然自得如陳季常足矣未
幾而卒其明年癸未二月十二日葬安山郡先人之
兆申之臨歿作遺命以戒其子榔毋厚祭饋毋豐宗
族皆稱其達申之世爲德水人其配曰延安金氏集
之女生子三人一曰鴻其二皆夭始余以罪流嶺外

朋友故舊皆惴惴不敢相問獨申之自三登縣能致書絕海之外叢棘之中意甚厚何其賢也銘曰
純以雅世其德令一縣何疾亟志丘壑歸不得瘞銘辭昭無極

處士李公墓誌銘 并序

忠穆李公時稷之兄曰時益少從沙溪文元公金先生游知名鄉黨萬曆末與忠穆公入懷德深山之中因家焉後徙安陰居五年又徙居昌年七十六卒于家文正公宋先生時烈文正公宋先生浚吉皆稱其賢而世人未之信也崇禎九年瀋陽兵陷江華府忠

穆公與文忠公金尚容忠肅公李尚吉忠烈公沈誢忠憲公尹烇忠顯公宋時榮引節死之忠穆公常以弓弦置懷中謂家人曰吾將以是殺吾身歿之夕出懷中弦以自殺鄉黨皆曰忠穆公能抗大節而不屈則其兒之義可知也南漢圍時處士泣謂子恂曰吾雖布衣豈忍見 社稷之亡而不救乎恂曰子當舉兵歿於 社稷乃收鄉里敢死士三百餘人踰鳥嶺而入援焉鄉黨又曰子舉兵以衛 社稷則其父之忠又可知也處士好學有賢行最深於易至陰陽消長之際未嘗不反復擊節也先時瀋陽遣使者來洪

忠正公翼漢上疏請斬瀋陽使者處士聞之歎曰洪公之義誠可與日月爭光矣巖穴之士亦豈無蹈海而死者耶及虜兵陷江華時處士曰生可恥也遂憂憤不食久之疾遂篤以崇禎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卒明年正月某日葬于居昌縣東某原處士字聖欽延安人也六世祖文康公石亭以文章顯曾孫巙由弘文館正字官至楊州牧使於處士爲曾大父贈議政府左贊成大父廷顯出爲叔父司憲府監察曦後父賓官至靑巖道察訪處士娶全州李氏斗壽之女生子二人女二人長即恂也次某察訪女長適

崔鱗次適崔震華處士有文集四卷旣卒之三年爲火所燒惜哉處士爲人純信事父母能盡子道及居憂不離倚廬終三年能致其毁忠穆公嘗曰吾伯氏隱居篤學有古明哲君子之風處士避地嶺南者十餘年足未嘗一入京師人稱其介銘曰

汧出不流而上爲砠寤斯寐斯樂此禽魚雖云不仕教則行矣弟爲忠臣子爲烈士

處士李公墓誌銘 幷序

崇禎九年瀋陽兵圍南漢處士時年四十八慷慨流涕告其父曰小子請赴 行在戰歿於南漢城下其

父許之處士乃收鄉黨宗族之有氣義者得三百人將踰嶺衆皆曰李處士寬厚忠信有大節眞所謂三軍之帥也乃推處士爲義兵將行至烏嶺瀋陽兵已解圍矣以故處士不果行當是時自都元帥金自點以下皆擁兵不肯勤　王而處士以一布衣不顧強弱率三百餓羸之卒千里赴難欲死於　王家之事故義聲震於四方嗚呼大夫死國之難者固少矣而士之死難者加少矣當城圍未解之時使處士不率義兵赴　行在是嶺南無一士也世以爲處士之義於嶺南有光輝者不爲過也使城圍四日不解則處

士所將義兵三百人可抵南漢矣三百人雖不足以抗虜騎而必能一死於白刃之下矣孟子曰舍生而取義處士之謂也處士諱恂字君信延安人也曾祖廷顯天安郡守祖賓青巖道察訪父時益承義副尉處士性至孝父疾革焚香禱天乞以身代及居憂廬墓三年其平居日省家廟雖風雨莫或廢也嘗讀春秋輒泣曰吾不復見春王正月矣以 顯廟十二年辛亥二月二十三日卒于家享年八十三其四月某日葬于居昌縣東金龜之原娶碧珍李氏慮之女生子三人女四人子曰德輿曰德宇曰德基長適河海

宇文適張宇翰文適鄭有宗文適金慶泰文肅李公一相謂其宗族曰聖欽有高世之行使其子倡義赴難而其弟死於江都人所難及也吏曹以處士之孝義將擬齋郎處士歎曰吾無孝義之實而有虛名甚可耻也固辭乃已銘曰

奮於遠趣於危蹈仁不疑復天常章父教是以爲孝

李毅父墓誌銘幷序

景源屛居有跛者立於門外執贄而言曰思弘故韓山伯文靖公穡之十三世孫也幼好兵法日走馬以習劒術若將荷戈而轉闘大漠之外也不幸足跛不

能行即棄兵法始閉門爲古文詞聞先生深於史記長於議論善教人故思弘踵先生之門而請執弟子之禮先生烏可無誨哉景源固辭君對曰爲人弟子雖百工技藝之學必束脩而見其師者所以尊其學也今先生何以辭焉於是景源乃受贄教以文章不期月君能力學若有惰氣萌於心則必免冠自解其袴命童子撻之流血而後止嘗登高樓去其屨客從樓下仰而責曰客來不見何也君笑曰主人著書客雖來不可登樓終不顧客怒而去君學文章凡九年其材益進而跛益甚未幾沒壬戌五月二十三日也

時年二十七初葬公州榛谷原戊寅四月改葬日新原君姓李氏字毅父以通政大夫敦寧都正諱秀輔之子爲嘉善大夫司憲府大司憲諱秀得之後祖諱萬稷通政大夫江原道觀察使曾祖諱泰淵嘉善大夫平安道觀察使君娶淸州韓氏進士宗朝之女又無子以其兄參奉思重第四子奎應爲後奎應生二女長適徐有膺次幼君果敢目光如電有戰國奇士之風然内行能自修潔事所後父母至孝於宗族篤厚有恩所著詩文若干篇與古作者不㢧也惜乎以跛不見用於當世也銘曰

吁嗟毅父兮跛不上堂長爲窮人兮猶不悲傷馳騁文章兮將以行遠一足雖跛兮庶幾無憾

江漢集卷之十六